



^ 16  
2798  
16



四  
號  
卷  
16  
2798  
16

黃漳浦集卷三十一

此卷悉從讀國策刻木錄出

雜著

伯夷傳

當夫周統未造商命未殄而隱德避跡其先蓋有泰伯虞仲云  
泰伯既去季歷乃立歷生昌是為西伯西伯之時又有伯夷叔  
齊讓孤竹逃者蓋不數十載耳西伯乃受弓矢治於六州夷齊  
亦自北海來蓋與西伯俱故臣也不數十載西伯卒子發立是  
謂武王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商滅乃恥之餓  
於首陽而卒其時泰伯虞仲已絕迹矣而孤竹猶存太史錄其  
歌云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  
夏忽然沒兮吾將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韓非子曰夷齊  
觀德於周見埋牲於其頭之下遂不食而卒蓋不可據而其意

昭和十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 購求

乃白矣嗟乎賢王高士兩遇其窮若夷齊者斯真窮哉余讀商周書乃益怪焉當周室弁髦之際其諸侯皆詭譎狠戾漸滅仁信請隧問鼎者幾岌岌乎掇之也然僅出一言各捫心而退夫三川之地非靡於堯冀也周召之聖非貪於晉楚也箕微之辭命非紂於公孫滿之徒也竟以一罪不贖眾叛親離遂成奉天請命之主令當時故家遺老不忘前世之德則以王見於師曰予一人其實有悛心以不斬七聖之祀敢勤諸君子其重懲之也西伯念哉則夷齊必不死又不不然若我阿衡之於先祖甲也置之別室而撫定焉以解三州之毒徐動其悔則夷齊必不死又不不然者不至懸首太白汚瀦其宮顯然若殪猛獸而祚武庚於土則夷齊亦未必死耳凡此數者勢皆不可故彼此俱窮然夷齊之志亦遂矣使夷齊者前襲孤竹之封則孟津之會其不

獨以舌止焉已也救之不濟禦之不濟孤竹乃斬矣夷齊者其以一人之憤而斬百年之祀哉嗟乎夷齊之志亦遂矣其後商容式廬比干封墓箕子茅土李不聞有過首陽而慚慙者而孤竹氏亦自竄於赤翟白狄之間以僅存其裔荆蠻地下之靈以爲何如耶余考孤竹之亡於齊威公之世威公蓋呂望之後云

讀逸周書

黃子曰使帝有鰥之子姬發伐三苗二旬而取之反舞干羽乎使商均爲桀紂伯禹命師反瀦其宮而焚其尸乎帝之臣可爲王王之降不可見於帝聖人所不道賢人道之賢人所不道隱士道之隱士所不道頑民道之武之伐商也血流漂杵太白懸首聖人不削而孟軻辨其非至逸周書則甚其事而顯跡之紀其斬獲之數虜馘之勳梟雄之氣詞無所詆槩之戰國之事夫

此春秋後世之妖談也其溷汙伊周誣盛德紛錯其詞出於草莽土石之間予深惡其亂然悲夫武王之聖而不厭天下後世之口也天下後世不思其始而惟其終則予亦何怪於天下後世也嘗讀商書湯親放伐致惡於仲虺嗒乎若不出口而武氏揚揚乎有快之也嗟哉武亦何利於天下而所遭若此余未嘗不感憤流涕耳夫子生爲其臣不敢有辭於周室以長哆言但曰至德而歸於讓天下服事殷唏噓焉致歛於大武豈不知天下後世必有起而議不足者哉若夫子者真聖人也夫子得土而處幽厲之世知其不侔於周武矣

讀鸞子

聞之文王師鸞子未詳其爲人也考其書無見焉繼乃浸出在子政之後也其命彙近典命辭近渾命旨近正時以治法席之無爲不甚詭於俗存之無多益失之靡缺耳而世共尊爲師聖之言亦已贅矣黃子曰文王師犧聖犧聖師天地天地師太極故萬世取則焉文王亦犧聖犧聖亦天地天地亦太極故其授受無迹焉海水無源故師百川泰山不陡兀故師礪聚文王歲二十師其父壯師九臣老師尙父尊師之爲賢無常師之爲聖聖有常師則世亦有爲項橐鄰子之言者矣

讀陰符

世有爲陰符者穰苴王翦之流也三代以上有史而無書有論答而無家言嘗見墳典諸篇皆藉古語錯以己意旁出史家而尊七聖之名若素問丹書其信猶篤而愈亂真然皆稷道要以尸聖人至陰符之策則余未見其可也陰符駁而不純以干戈爲仁義宣神聖之所嘿洩天地之所厭爲戰爭剖擊之符璽亦

末哉補遂有戰涿鹿有戰三苗有戰韋顧昆吾有戰皆不著之書以滋亂亦不忍言之事也德未明而言德事未明而紀事戰慮不明乎哉天地之數陰常不見故人不見其背屛不及瀚海爲陰符者亦不明天地矣此必非呂望之書也

書韓非子

與巧媛處接盼比肩智者能愚辨者能訥脩者能狂潔者能穢故色之狂人愚人訥人穢人也人而知之而功名之爲好色則人不知也韓非困窮之時著書數十卷以矯天下之弊約理亂之旨今讀說難之篇其於規避推測可謂洞矣然一讒姚賈而戮於秦非哲於前而昏於後也非臨鏡而不見其背也則功名之故也人之身體涼則生炎則死故火無明而水內照焉火生於心手足耳目皆爲燥潰狂人之發也不知其身責其宿諾茫然無應故無智無辨無脩無潔焚以待燼韓非之謂也夫韓非者不死於鼎鑊死於炎火矣

擬秦報呂相書

夏四月呂相絕秦而師於河秦人將止之秦伯曰不可挾怒以威而直其適辭晉有援矣未可觸也置七牢焉而授之書以反呂相曰敝邑以界在鄙遠朝覲不遍無以白諸兄弟之心亦不敢戾以勤大力日東祝曰不吾罪也以失犒諸從者又儼然辱先命之二三大夫其遑戰粟以請於穆康先君之靈曰亦惟盟誓之故以及昏姻尙有答耳在昔獻公之世秦晉方睦聲於諸侯其世無伎也未免無福秦亦有戚用多效於惠公旣入而胥倍吾約吾不敢怨亦許焦瑕而詐吾以守是懦秦也秦國樸魯不長譎而濟厥饑又不得其報而利吾之殍穆公庸戰於韓原

以少示矧亦不敢辱惠之戚旋反其寶得拜賜於河東則秦有  
始卒矣惠公卽世文公羈旅我穆公亦有墨色於從呂卻之難  
文公用執齊盟是我亦有造於東以及諸兄弟也諸兄弟之臨  
以文公故及於我我不敢侈汜南之師鄭實聞我二人以徼社  
稷我旣悔禍以謀其離間而大挫於穀爲祥以殃則晉之不諒  
也晉倍穆公以私於天子攘田分邑我亦無責焉和好之不終  
豈我之咎乎城濮之役子慙從戎孰棄叔詹之命而擅其討亦  
襄公之所及見也鬪黃入楚我不敢辭然旣掩乃斃覆乃全師  
幾釁乃長子復禁之以外交秦之百姓其實不快豈惟我先君  
一人秦事三公而皆不獲焉是終棄於東國也我康公猶不怨  
惟獻穆之親以日承其命亦曰我所自出也毋爲怨府晉豈繫  
有逆我先君不自德而小子敢以爲辭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而

故迎公子雍也豈秦是利秦亦告於穆靈以循文惠之跡重之  
徒衛恐或不康抑詎以招害也而敗我令狐逐我刳首摧仆我  
士卒惟爾左右之敗盟而重吾罪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執事其  
此誅我也我亦不避矣河曲之師晉德旣斬我康公猶日念其  
故事以慰諸大夫之口東道之不通絕豈在秦乎其執事亦思  
所處也執事又乘康公之沒而從之以師我寡君日夜恐懼慮  
損其社稷而降辭於晉曰惟哀恤之以追舊好晉亦假色故寡  
君敢朝夕也景公不樂寡君奔走以從之醫膏肓之不福是寡  
君所疾首耳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匪曰帝之受祐其逸我秦  
人惟幸哀恤之是聽君又怛中而盟我寡君長河之溺人實不  
敢涉其以怯爲悍悖也君遂借釁以塗吾儕曰爾背盟約寡君  
用惶恐率其左右以就殲於輔氏百姓悸心不知其出謂或抱

之若嬰兒而或投之草莽也請死於穆康之宗君必曰我有二  
心於狄而楚是聽楚何可信哉秦晉構端楚實利之文穆之孚  
中而皆不協況荆蠻乎惠文襄靈克伯東夏秦皆無損焉五侯  
九伯暨諸芻牧備聞此言我穆之不終豈爲背德抑震文之靈  
而怒諸兄弟也諸兄弟其顧前好矜哀寡君而賜之盟亦國人  
之願也若惟力是競使之盡東其畝以滅帛書先君先子實  
不戢志其肆乃憑陵以盡斬先德敢不惟命

擬范蠡與大夫種書

勾踐既敗夫差而有侈色范蠡語私曰王之形不彙長頸而鳥  
喙難旣戡矣不可與湛也吾將行矣扁舟乃具且適而曰吾愛  
種之良也其及於戮也吾實慘心豈其續人之廟也而自斷厥  
腰領抑俾王也以怨破德解落其股肱不可聞於諸侯乃刎爲

書致之文種曰天惠社稷以復其疆闔閭就命惟昭赫之故山  
川瀆澤實濟厥靈二三子其敢自膺也蠡無大勞於此不敢以  
享子固善謀必有結於王心王亦多子之能也而寵畀於子曰  
微子不造吾國亦惟子不有吾國子思所處乎詩曰溫溫恭人  
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蓋言慎也以德事人者襲茵而  
寢之以佞事人者脂膏而飫之以業事人者處巉嶮而闕百仞  
之谿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子亦有儀耳夏衣絺綌冬衣  
重裘所以爲儀也彼絡以暑亦無嫌矣追險逐巖降陸而食不  
滿一孟過飽而斃余未見其可也晉公子渡河舅犯還璧也曰  
臣負羈絏從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  
此亡公子旣伯賞諸從者子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蠡滋懼矣智劣於子而祿實過焉余不敢據易曰肥遯无不利其自置於阱曰實擠我其誰則信之其不防於尾以濡其身將貽君以不令之名易曰過涉滅頂凶有喪蔑成余其遠乎子思所處也或越其庭以悔厥心自衛手足吾亦從之其豈惟子文種見書曰智哉范子其柰王之無臣也王且圖伯不棄左右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種不敢報以洩爾謀也蠡遂泛舟終身外國不一年種及於難

吳起

天下之大勢非縱則橫今謂縱可滅秦乎一虎之牙十麋之角擣其負隅而乘之鼓鼓以作氣而不虞其駭也謂橫可存六國乎緩死焉謂於鬼中三日隳髮十日落齒內痼之日損扁鵲不知其所矣故言橫焉鬼與爲徒者也言縱焉獸與爲徒者也不

言縱不言橫而冥無術焉聾瞽之爲徒者也天下之勢一而術有三得上者王得次者霸得下者完其肉而堅其骨矣吳起商鞅韓非三人者得下者也韓非之說不售而吳起商鞅以售故死惜乎吳起之不盡售也吳起曰國無兵則弱士不戰不奮故重賞信罰約已待下與編伍同苦樂士無不效死者效死之士十夫當百百夫當千秦之所以雉有死士而無生將也語曰魏之武士不當秦之勁卒秦卒誠勁五湖何爲而拔哉天下惟柔能剛惟弱能強柔莫尙精弱莫尙勝卒能牽引天下之物而易其所向當起虎蹲兕伏之時卧不設席行不騎乘僅以匹夫較拳勇者一旦躡蹂秦師蔑之敢往其精誠腸胃有所用之也精誠腸胃之用一則專撓則離使吳起爲將而臧獲分其師亦煦煦焉與士同衣食未見其不爲威禽也況乎以六國之師腴肢



續體其意念渙乎不相習又率乍起乍伏若鼠首之於穴而距  
虛之於庭哉甚矣其不講於術也起既奔楚其術益壯毅然受  
公族之怨明法審令厚貯強兵以破游說縱橫之口於是南平  
百粵北卻三晉以西伐秦是天下有吳起彊秦之患也吳起死  
而秦安枕矣天下多吳起秦亦何能爲也商鞅者吳起之孽影  
也其精誠腸胃之用猶出吳起下而成流血刻骨之功名令起  
不敢望者起亦嗇於遇耳雖然起不嗇於遇則天下入於楚入  
楚之與入秦不相贖也世之人不徒於鬼獸則徒於龔瞽誰與  
語王霸者但令吳起商鞅並持於世天下可更數十載耳

### 弦高

鄭事之棘在汜南乎曰然汜南之棘棘於及滑乎曰未也棘而  
紆之鄭有人乎曰無之也之武垂息弦高賤賈棄其管鑰而長  
厥寇其在庭者皆肉塑而衣襯之也鄭亦無人矣之武弦高非  
其人乎曰之武且老矣猶淹之餘也若弦高者鄭固不得而人  
之耳然則弦高之於之武何如人也曰皆商也之武胡商也曰  
嗟乎虎逐之耽耽趨陽而背陰失時則荒善本則稔或以之羸  
或以之絀或以之乾或以之沒故桓文商而伯管鮑商而顯趙  
狐商而相適軋屈詰模淺而深勒虛飽相浮往來相軼皆肝腸  
爲子母而坐馳爲遠客夫弦高之以賄亦之武之用舌也然之  
武之善售亦不若弦高之善趁矣兩商焉一貝且喪強顏而號  
於人曰子厭吾器而賤徵之也竟碎矣子亦無所得一商焉出  
其所甚駭而移其所甚礙壅其前而抗其來屑金以翠敗漆以  
蟹故翠高於金而漆平於蟹也夫賤商者其亦不可以語此矣  
毫末之利顧不肯失蜥蜴未及膚而隳其捧璧及其所亡亦踰

於所得此之武之絕繼而弦高之襲韋也故良商不賤奇商不賤巨商不賤覈商不賤覈商近精賤商近辟巨商近施賤商近圯奇商近能賤商近殘良商近德而賤商近賊杞子逢楊之爲賊也貨人之國而鬻其君探鄰之囊而賣其主人故原圃不可市而麋鹿自竄矣非其逐之不時也其徵貨之不義而僥倖之不可以持也善賊者殘人不知其仇賣人不知其跡近辟而不避近圯而不失其履扼人之吭而橫其齒張儀樓緩之爲六國市也貴賤無列是非倒置則弦高之戮僕而商賈之棄尸也嗟哉夫今之人皆商賈也峩冠逸佩高館朱軒夫有所取之矣芳名重檢金厥湯池夫有所與之矣語云什商七沒家之不存而能國乎哉

又吳起

余嘗讀孫吳書見孫子專權變而吳起時仗仁義史遷曰能言未必能行起說武侯以險不如德李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嗟哉昏迷殘忍之士未始無仁義之心其利有所驅念有所割遂悍然爲之仁義勢輕而功名勢重也藝重於母將重於妻勞重於體有自來矣李克曰吳起好色而貪甚矣貪之爲言害也初吳起將於魯破齊師或譖之曰起殘薄忍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此誠君子之言而胡曰譖也其後二百年漢師圍魯聞絃歌而去則不用吳起而仁義之效哉

知伯滅公繇

聞之智氏利公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公繇斬岍堙谷以納其師而公繇滅後百年秦用以伐蜀也鑄牛十二聲云糞金而蜀亡亦如之嗟哉利欲昏心而荀瑤之巧也祖此者

豈獨秦哉後世奸雄用以陰攘天下亦率如此夫壘嶂層崖攢  
峯劍閣深溪絕險巨木塞道周迴百里必有一隙有目者能照  
有足者能窮人心之藏於蠖伏也雖離婁之明有所不察焉公  
輸之技有所不攻焉卒受侵尅爲他人之營壘者則先探而迷  
之故也先探而迷必入其阱雖賢者莫之援焉故賢者之守心  
固若重關堅若環壁無所出亦無所入不以小利爲大失兢兢  
乎恐方寸地之非吾有也而況天下乎天下之亡於大鍾方車  
金牛也數矣而女繇鼈靈猶且輩出亦哀哉雖然女繇死而智  
伯隨之愚人之以自愚也詐人之以自詐也楚有思牛者生致  
之不可毒死而飽之旣飽亦尸僵矣夫非利之兩斃乎人胡不  
以此語奸雄也

齊威朝周

嗟哉梟雛弱翮見童子而狎焉固甚馴也餌之沙蟲餐之螻蛄  
去十日反爲呻喔之聲疲虎焉降其勢而乘於人人養之恐不  
至也飽且去矣反顧而掉尾也世人遂不誅其殘擊而奇其呻  
喔掉尾也夫呻喔掉尾則犬豕而能之矣犬豕無名梟虎有聲  
甚哉人之愚也田和何人哉首遷其君而扔人之國旣已脫於  
斧鉞而重錫之也周之於田和不亦厚乎富室之翁不誅竊盜  
又受其報和獨無報耶其并齊之日至今纔九年耳大夫而侯  
侯而王齊亦已泰矣當時故國之存僅有燕楚亦已貪戾佚縱  
免營虎視手足頭目不能自營而三晉篡弒之賊罪無軒輊誰  
復白君臣之義者遂使桓公地下之靈不得馮人而假戮之然  
其遷君扔國雖莫之問而田和之心獨無愧乎爲田和者歲脩  
厥職自附於甸采之臣尙未克贖而隱忍於不得已之後因以

博天下之聲雖田和亦不自諒至此也田和亦幾於巧矣牆有隙而人窺之石有虧而人投之人赦其罪而益其封瞑瞑然全不一顧陪臣之輩必有擁肥食腆不問其上者是我誨之也跡未湮而勢易見也微巧亦見不至此使梟將反而磔裂虎將去而咆哮人必以爲不祥而殺之矣其呿嚙掉尾則梟虎之巧也人爲梟虎所誑何不對犬豕而稱其能也

### 徙木立信

吳起仕於楚申明賞罰恐夫公族之從意不從令也立木焉募徙而與之金商鞅效之以行於秦百姓怪之自古未有立信而民怪者也愚百姓而百姓怪之則又何怪也天下之信繫情與理棄理背情惟意之從以此求信信亦遠矣陵谷頓移宿雙不辨其面樹道驟更老馬不識其途懍恍之事譎夫不任其意以素誇詐之秦人而致疑於商鞅者理不容磨情未盡滅也趙高既相欲行其意焉以馬名鹿庭莫敢詰是徙木之意也以羣疑之事行譎異之心而曰立信吾未之信耳

### 齊晉始末

釐王之庚子元年齊桓公會諸侯於北杏因滅遂既明年又伐魯凡四十年九會諸侯而卒又八年爲襄王十有七年晉文公逆王於鄭取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凡七年三會諸侯而卒僅八王二百二十餘年而齊侯貸死於海上以斬一十九世之統晉之亡則更爲速也自其始伯及三晉分崩僅百八十餘載耳其爲強國去吳之外獨秦楚及燕而魯衛鄭宋卒與秦相終始嗟哉是何伯業之易隳也說者曰桓文之伯也皆文武之戮臣也其陽扶而陰顛之皆不可以見於天子天子無權而天有權有

權不自奮而假手於人故田和魏斯韓虔趙籍皆天之假手也  
田和之遷其君也席兩世之德陰請於天子而三晉之臣則以  
威凌上分割其土宇等之篡耳正譎稍異各如其始而遲速脩  
短亦稍異焉甚哉造物報施之甚肖也黃子曰有之而不盡然  
也以余所聞長廡高閭必有猘狗股瘠於腓難以趨走故千乘  
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然百里之  
城不死於篡殺而死於侵奪者何也勢不重假貨不厚竊咫尺  
之溪不可以容鯨鯢也故置金一千爲盜者十置金一萬爲盜  
者百焉有大智之賈則以穀爲聚以與爲取以仁義爲干櫓中  
智之夫則扃其門牆庭戶而已耳彼齊晉之君皆不及中智以  
擁萬乘之資幾何不爲大盜積也況乎出於譎詐之餘以爲其  
奸臣率哉此兩說者亦可俱存也

### 秦魏始末

孝公初年山東猶熾雍殺之地界於山戎其接鄰之地若魏瑩  
僭號荆楚猾強率擯以夷狄不得尋齊晉之故事然後用商君  
稍稍礪其牙角則山東激之也商君旣相遂雄視西土以一窺  
七猶五六年不遽出兵以養其寇伺其虛實而乘其間山東偃  
然謂秦無衅自相剖擊互計膏腴而魏將龐涓悍悍自勝謂穰  
苴復生吳起再出日尋齊趙之師一陷邯鄲而驕氣掬面不知  
鯨剛孺子已綴其後當時秦若引兵疾走其疆舉安邑塞女戟  
下軹道浮舟決滎口白馬以灌厥都魏旦暮下耳而秦不爲者  
花未盛而果不熟也不然恐韓之引其臂也不旋踵而又伐韓  
韓請救於齊乃俘其國身子與國俱殲而兵大挫矣其明年商  
君遂伐魏執公子卬不費一函一戟而授河西七百里此亦顯

王四十餘年不恤之寇也其後秦益侵削無已天下大勢至此遂分豪傑之士已弔六國之墓矣夫魏固六國之障也魏亡則韓亡韓亡則趙亡趙亡則齊亡齊亡則燕楚俱亡使魏不以貪戾喪師驕忿壞隣則秦攻韓我守南陽封冀而出武卒於平陽秦攻趙則我守卷衍酸棗而出武卒於河外秦攻齊則我守無胥河內而出武卒於午道其從燕楚亦如之夫魏爲四達之國而以義濟人之緩急威莫重焉惠莫厚焉萬一殺函之眾囂我邊塵僅以成臯宜陽之師羈縻而取足況乎齊濟淮潁趙涉河漳而楚出武關哉乃首爲亂鬪戈於牆而搏戟於室卒使骨肉相摧以歸於豺虎夫魏不足惜也六國之亡其可惜也客語下莊曰兩虎甘食必爭且鬪鬪而兩斃乘之必得雙虎矣莊子從之卒如所料也南國之蟲有曰蠨者一身兩口相噬而盡嗟乎

六國之於秦蓋兩似之也

擬鬼谷子與孫武子書

天地有奧眇之情不可摩搔之膚理匪子無所聞於我匪我無所聞於子霜飛雷轟電閃雨施目不敢盼倏然而止動以靜爲家陽以陰爲底陰裨陽闢出於萬物之不見而居其尸顯名勿搜顯利勿仍顯地勿築顯步勿跡顯器勿檢顯臭勿食裨不尺寸關之數千萬里之遠與萬物爲鏘礪天地爲關鍵其扔以無形之臂也其叱以無聲之咤也其鍼以鈍突之嘴也因其來而司之因其去而縱之有其用而無所用之審其氣相而隱持其輕重疑高而深疑幅而邊疑短而脩疑屈而遷不與眾人爲耳目而聰明乃理明不生於目聰不生於耳聰明之生不知何起故雄不如雌走不如坐激不如機以東南爲坎窞萬物皆阱焉

西北爲結塊萬物皆躡焉彼有所知我有所不計生者無生死者無死見之爲正不可見之謂奇天地大正陰陽大奇陰門不二陽門不二陰門從死陽門從生除生則死除死則生我乘其屈而用其所除可以棘可以稽可以怨可以嘻可以納可以麾可以留可以去居四而留居九而去留於人之所謝去於人之所取故不可以潛者無所游之也不可以寢者無所處之也無福於冥冥者我有所不與也然後能通天地而幾於神吾子其勉之哉於是武子終身不爲將伐齊之後閉戶著書而卒於隱鬼谷子有責蘇秦書世共信之今觀其文類東漢好事者爲之耳鬼谷之精似苦縣而其用似孫武其咳唾之餘乃爲儀秦儀秦非學鬼谷者鬼谷之書蓋生於亂世爲一種權變之論得術者以之術得兵者以之兵得說者以之說

抵巇飛箝之篇非僅爲儀秦之祖也武子晚迹蓋多似之故戲擬一書爲責秦破陣云

### 縱勢

合縱以謀秦天下豪傑之士皆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皆計其成而不計其敗也皆圖害於敗而不圖成之害也縱何以敗連雞共栖胡越共弟則縱敗縱何以成踐盟洹水驅六國之將而莫之先後則縱成縱成矣而胡以敗聞也此夫不諳其勢者也天下之勢殺函處嶢山東處濕殺函處城山東處埜處嶢易爲登處城易爲闕處濕易爲洩處埜易爲壓也今使六國之師蔽邯鄲塞鄭原然其顏行驂附可踰殺澠者數百人耳踰殺澠之顏行驂附可抵函谷者又數百人耳六國之師以百萬投之而無用秦以一縣之卒守之而有餘爲秦者亦堅閉其關自營其

壘耕其土練其百姓以老天下之師師老志攜腹枵馬罷韓倦於重宿魏倦於重郵異志之徒稍稍引去然後綴其後而摘其殿六國必糾合再計還數百里而効其弩末秦復閉關堅壘不交一矢數日之間六國必疲而韓魏已斃於蹂躪之下矣秦顧不出此悍然一出而走其師則秦之重於示威而輕於取筭也甚哉縱之不可以成也織縱而橫比之耕縱而橫戾之橫終而縱起之天下何物能久縱哉堅縱之術必使楚趙燕齊之兵重戍於韓魏不食其糗糧擾其人民墾土任力不分其功得寸則韓魏之寸也得尺則韓魏之尺也緩急則四國之緩急也然後可折其角而犄其足相持於一二十年之內然此亦滋亂之道矣夫后稷之靈能黍稻同阡而麩麥一甲乎后羿之巧能十鏊俱發而中飛雁乎非子之牧能獐鹿同羣而豺貓一圍乎物久

則爭爭則斃斃則必有食之者一二十年猶不可待也張儀曰夫諸侯約縱爲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財穀相夷賊者而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亦知兄弟之攘臂必在父母蓋棺之後也父母在堂兄弟敦睦和氣瀰蒸行者指其間過者式其門主伯亞旅皆負干城之色今爲六國者亦以諸侯爲兄弟人主爲父母奉文武之典脩小白重耳之規各以卿帥屯兵於鄭原名爲守鼎而實斷臬秦之東道徐焉觀釁而起苞茅可責侵疆可復也又不然盟於周室誓必死之眾決必報之仇審勢定謀批亢擣虛叩而皆應莫之差池韓魏楚趙自爲手足而以燕齊爲輜載則內顧旣消而外力可並矣吳之伐楚也更爲三軍以疲其師未有六國而不斃一秦者也今魏觀兵於宜陽出蒲津軍華下則秦師必怒怒必出出則逐



北而太行之卒截於河曲垣雍之卒截於渭橋是魏爲嘗而韓趙爲暖也令韓觀兵於軹道出上黨軍蒲津則秦師必怒怒則出出則逐北而舞陽之卒截於華縣南平之卒截於宛東是韓爲嘗而楚魏爲暖也令楚以倉穰之際五渚之甲乘間六日而至漢中全郢之甲入江達汶乘閒而七日會巴入蜀巴蜀新附之餘勢固易震而三國之寇已在郭外是拒虎於庭而進狼於巷也燕齊則更易料矣秦亦難支吾哉奕者不環人而脫人之環不夾人而輔人之夾終日奕而不得一地善用兵者多先人之氣多破人之勢弱而能強短而能長出於所不意攻於所不備師少用奇師眾用志烏獲之勁也螭蜴及其手蜂蠆入其睫纏引繫其足則庸人勝之勝固不在大也用兵之道先訂其心志次亂其耳目次亂其手足三者之用一固難爲奇錯則易爲

出也當其時有田忌廉頗帶佗倪良王廖樂毅田單之屬皆號善兵竟逡巡退縮忍割其土彼馬服君之與孟嘗君公子無忌者不更數國之子弟而用以勝竟何說耶惜哉六國之亡也然六國不亡蒼生何罪而尋百年之師哉六國之亡亦理勢轉合之會也

### 蘇秦激張儀

蘇秦既相趙錦繡千純黃金萬鎰騎連轂轉炫煌於道亦高據華軒抵掌運籌噴目而難天下之士乃使价趨召張儀曰君與秦爲布褐之交能高於秦智高於秦辨高於秦而秦先騁其足者亦可握手分席談利鈍之故屈伸之業榮辱炎涼之態傍及古今乎張儀跋涉至趙候門三日不望顏色厲聲曰子亦有言門者如鬼謁者如帝而嫁辱於人耶蘇秦見之則又偃蹇倨傲

少爲之禮張儀乃出口夫貧賤則化草芥富貴則化衝麗世之通態也一人之身亦若此耳歸問其妻曰吾舌在乎舌在吾亦無患矣遂西入秦力主橫議以構於蘇卿當其時舍人問蘇卿曰夫張儀天下之辯士也而君挫之儀必入秦則吾說有間矣蘇卿曰不然吾固料儀之入秦也儀不入秦而又焉往乎儀天下之躁人也食必取羶衣必取煖居必取巔好懽而不遜人之能今夫妙姬壓肆輸財傾市有後至者必他往矣兩雄一柵可相能乎使儀處六國六國已宰於我儀且登我之俎而運我斧也不然離趙適魏離魏適韓離韓適楚離楚適齊燕皆後於我儀必不樂爲余下矣稍稍見志必陰排吾議而自嫁其說以其巧辨文之阿諛六國之首不一肯也幾何不撥坦而灑人血哉信然而六國無兄弟蘇卿無朋友也圖大事者不少惠婦人之

恩可以亡城吾固激之入秦耳秦利六國無儀亦橫有儀亦橫儀不重秦也在六國則秦重矣他日我死秦必爲儀所得志焉猶若相待儀無能爲耳小子誌之君子曰平日無相知之雅故緩急不可共者蘇秦張儀也今觀蘇子之言亦近知人者激之西相恐其敗盟雖未必有此意使當日共事亦幾有此矣

擬客說武靈王書

主父旣胡服騎射盡北之技踰年伐中山却林胡樓煩幾千里築長城東抵燕山西極秦韓之塞志滿意遂反於晉陽蓋有佚色客說主父曰夫有振世之見者必多先世之功抱函牛之具者不隳咫尺之型自古聖人能料天下固不爲天下所料也當王胡服之初庶姓駭耳公族異視智謀之士窮揣極摩而迷其所治一旦而滅中山權其奇奪其所擅用其所以剗畧盡胡翟

之地若探囊倒篋出人背而投之矛鋌然後睨者韜目稽者垂  
唇誦非常之業而服大王之功臣謂此時騎策大麓掃除氊板  
極目馳騁東盡東胡西垂榆中反登大行之上臨眺四城大王  
之志必有未竟者夫中山伏齊之翼時芟吾野而渝吾郡不足  
以擠吾垣土然必抱爲不釋之仇一舉而墟之暴秦之於三晉  
也上郡之途皆爲怨鬼矣生者未長死者未葬蒼頭之士不哭  
其兒則哭其祖至分先俞皆我狗馬之場也又固默不一念乎  
夫盡胡之利而僅得胡之士是賈華夏之名而爲胡所貨也王  
何以胡爲也王所懇懇欲權於胡者以胡爲之用也胡習水艸  
就便利輕矢強弩超距躍馬來若聚鳥脫兔以散人而人不聚  
以間人而人不居以殺五償七而不懼貪易餌也佻易動也愚  
易誑也然不敢以時睥睨吾邊者則大王之賢短其所長而虛

其所實也今王不惜纖毫之利一縣之費以要結其戎醜得其  
腹心則蜂蠆皆可爲虜髮然後從親韓魏脩睦疆荆夫以大趙  
之勁降心戢志與三國相從三國莫不德燕齊莫不賓觀豐而  
動一志而合故隆冬十月渭水絕流秦必東備大王乃南致於  
魏約卷衍酸棗之眾徑趨殺函不七日而至韓資糧道我資羽  
翼倏忽之間號召樓煩二胡數十萬統以大兵趨以引導結以  
金錢子女躡雲中九原而下疾如雷霆響如雷石則挺關不塞  
榆中不守寡然若入無人之境矣非無人也支於東則漏於北  
百年不侵之胡固秦所不料也卽不然亦必喪其倉廩財穀之  
半以輸於胡胡貪其利必數擾其邊秦計其邊必事於胡事於  
胡不并力大勦之不可而我始得以乘其斃矣夫報不世之仇  
天下之所快志也收已亡之利天下之厚寶也委狐貉而殪封

豕長蛇天下之奇舉也成霸王之業天下之榮名偉行也而王實始基之矣語曰有基勿壞王尚忍壞之耶築壘於首山之頂取金於棠溪之底鼓鑄經年劍成而襲之絕不一用則何以劍爲哉胡服騎射王之鼓鑄有年矣而以胡爲無用之劍也先王將沒顧而命曰我死子必登臺而望之及見北伐之俗甚美而遂伐之今王亦登太行而望之乎主父曰善然震古者不謀於眾擅世者不分其功功分不同不可以霸獨斷則利於行吾決矣遂從西北畧地詐爲使者入秦秦師覺而謀中廢君子曰以華天下之大恨也以夷狄攻夷狄不得已之權也此說行則趙伯趙誠伯而猾夏之機亦淺淺乎不可止矣

胡服記後

主父胡服肥義便之公子成曰變古之教易今之俗迷人之心

畔學者離中國願王圖之聽其言惇惇乎愨行也趙章之變竟圍王宮餓死其主言亦無絜哉肥義不識華夷之分則迷嫡庶之誼吾何怪焉然亦主父之能臣也論者曰自古無■之王亦無尸俘之君有奇事必有奇禍誦經持鉢亦胡服之謂也而死者一轍可怪哉

史中記

七國之勢燕取弱一秦取強一弱爲亡形強爲存實故新國三故國三文武之餘臣秦齊楚而已齊北障以趙西障以魏楚北障以韓而紆其力於西北此齊楚之得計也齊已破宋遂有并吞三晉凌躐二周之心甚哉齊之愚也夫三晉亡則秦愈迫二周滅則秦有辭蘇子曰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是以眾強而敵罷寡也齊又誰

爲藉乎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乃以宋委於齊齊遂餌之齊真  
愚哉當其前年約共爲帝既汨於蘇代之謀再生禍心死不旋  
踵帝果不易成也周果不易凌也蒙虎之麋卒亡其國爲齊楚  
者何不謀其得計也

魯仲連

語勤於膽者能令人戰語勤於肝者能令人酸語勤於肺者能  
令人泣語勤於脈者能令人沈思語勤於膚髮者能令人爬搔  
而行立此皆降人之說也燕將之守聊城也魯連遺之書曰勇  
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此以坐命立以生命死  
之說也旣而曰罷兵休士歸報燕王又曰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亦不勒於膚髮矣善說者曰智者不昧勢而冥行仁者不死肉  
而甘毒轍覆於前後車猶豫乃及於臂頑士橫趨也夫公不見

樂毅之事乎身掃齊墟下七十餘城其於百姓爲芝蘭也於君  
王爲炙燮也流言中間前業盡空僅一完骸於趙亦理勢所必  
然敵國之規笑也公之自料其多尙樂毅乎名尙樂毅乎交尙  
樂毅乎青蠅之音先後於樂毅乎猶且墨守孤城食人炊骨用  
無用之智全不全之人自僭鋒戈以快讒士之心而塞無能之  
口往者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有西南之顧而燕不於此時下  
援兵剖綏結全公之仁智乃今敵釁已消注全齊而環老邑雖  
芻採愚夫知燕救之不至也公亦爲燕阱矣且聊城非燕之故  
也利新者堅其七利故者堅其久卽使內外俱和定計必守有  
智者示不冒僥貪之名啟故家之怨以成兩國之好兄弟如故  
也況乎燕最多事而掣公之肘哉爲公之名計莫若卷甲歸燕  
明不支之勢莫援之形而請償於趙重齊以講引齊以親通齊

以行李割聊城之車幣此數者皆歸能於公而公可安枕矣萬一不然昌國之事復起則東遊於齊齊之士卒感公之義奮公之勇服公之能皆樂從事於公以習其旗鼓而裂地受封與齊久存亦可愧夫天下之驕主棄能臣而資敵國者此二計者不可不早定也早定二計則赭血不相舄矣白骨不相枕矣不禱而享東海矣此仁智之士所不納於患而成就其功名也惟公計而審處之信若然故能令人戰能令人酸能令人泣能令人沈思能令人爬搔而行立伏之而不見其扼也死之而不見其藥也此善說之道也何也孤將傷膽餒士傷肝深憂動肺深計動脈功名動於膚髮而讒口傷心也夫殃烏之過也以虛矢下之燕將亦殃烏矣然夫魯連固無虛矢也彼非魯連之言也

擬客說宜陽令

甘茂約魏以伐韓攻宜陽 五月不拔客說宜陽令曰危哉計也內力殫矣而救不逮猶且嬰城待斃是遲命於旦夕也吾聞之瑕不廁於人而廁人之瑕敵國有隙不可失也夫甘茂羈旅之人也餌秦以地而倖食之未有深結於秦而邀盟息壤盟故爲信乎爲疑耶疑事無功疑名無成樗里公孫構於內王之耳眩矣所以不奪之兵者謂能講於魏而向氏爲之主也今莫若以重寶購魏示以唇齒之勢喉咽之形反覆之不可信而激以蒲衍首垣嬰城之憤曰夫秦非售於韓而親於魏也其醒魏以不見而速其後也夫宜陽誠喪則大梁不可安枕矣城滄津以臨河內決滎澤以灌諸郡撤周韓之障相距不百里魏亦何親於秦而讐於韓乎魏之謀臣策士必有計及此者魏卒誠下則秦王必疑乃走說士西見向壽曰何公之愚於甘茂也未核其

實而誑以勿攻子反受報而邀王以盟今魏已反約矣是茂私其國而駕禍於吾子也子盍自爲計乎如是則十萬之師必退於向氏之口矣又不然以重寶購諸姬而樗里公孫贊其左右曰夫盟者詐之長也鄭之婦私於商而屢詛其夫曰吾之壞而室而越於庭有如此盟其夫遂不疑也況挾其君以盟乎秦七克趙城百戰楚魏未有踰月者以羈旅縻師則秦何示天下以無人也計雖不必行而子弟之心益堅甘子之心稍倦矣然後出鞏洛成臯之卒於共甯安成之間多張疑勢甘茂因日疑魏師之下也心日疑而勢日沮狐蜮在外蝨賊在內歷險數千里必不可延吾固知其無能爲也令曰先生之計允矣夜縋而出行未抵魏而秦益師去十日則宜陽拔矣君子曰惜乎其晚也

擬蘇厲責樓緩書

虞卿旣之齊遇蘇厲於次蘇子曰長平新破而謀士越郊國無安席乎子胡行也虞卿曰不然秦疲於趙趙未疲秦也而秦索六城不必亡也然長平之士皆飽於憤欲借力於兄弟余不憚此行也蘇子曰秦使知之乎曰未也異日樓緩自秦至聞此說曰必歲入六城也已屏於王矣今亦且去蘇子曰噫甚哉噉口之誑也微吾子亦莫之理矣乃爲書以致孟嘗君屬之謁焉者踰邢邱而樓緩逃且至蘇厲俟之樓緩曰聞之先生天下之偉敏也夫物有雕華刻蒂而被萋其乎曰無之有懸巢茗葦凌颺而嘻者乎曰無之有彊策蹇驢坐致千里者乎曰無之然則功不起於弱邦樂不生於愁土其憑藉之勢然也今先生以卓越之才雄駿之辨披於雍嶠之地懸於函渭之關策百萬貔貅以驟於天下則功軼陶衛名流九壤矣是先賢季子所竭蹶咨且

而不効者也乃舍其所羨而入其所悲髮踈面繭而不得卿相  
竊謂先生失計也夫白起破韓魏仆犀武取石祈藺離探討周  
梁若此其神先生之說不出則趙魏之亡在一旦矣顧使說售  
而淹其師終沒其將又者趙爲秦驅以難於齊趙無後矣而先  
生解其紛遂敗強秦之計夫天下之可與共事者無出於秦矣  
秦之所事亦魏周齊趙耳而先生皆逆之使天下焚尸瘞骨深  
數十載者皆先生輩之過也戰不若和死不苦貧故君子不逆  
天下之勢而逗其毒子順曰死病無良醫醫桑癰者參苓有不  
庸也長平之事先先生聞之乎夫坑卒四十餘萬降餘之逆戮也  
割和以六城強秦之廉取也去不以倦來不以貪而趙固斬此  
彈丸之地不亦疑天下而生秦心乎而虞卿之說猶主爲是也  
必東走齊割所愛而取償於我此亦先生之智矣蘇厲按劍而

起曰夫孺子亦何知哉飯菽粟者享之燻蠶而弗糗也與人處  
者交之豺狼得百麋而不近也秦固天下之獨猛也耳食而無  
飫啤而來凶其索講於天下非息天下也乘人之寢而咬其所  
不見也使孟賁寢覺左韃右推則秦必死於野矣然天下莫有  
難秦者則天下之志分而秦之志一也秦不弱天下不康秦不  
亡天下不息焚尸暴骨非六國之故也且子謂割地之後秦無  
毒乎西輸之盡秦無毒乎六國漸滅天下帝秦秦無毒乎秦之  
與世爲仇也雖十六國而不填也當夫仆犀武取石祈藺離之  
隙則周必危周危則梁必拔梁拔則山東之氣喪子謂此時之  
潛可延乎夫救然眉者於其臂救伐指者於其踵救亡旦暮者  
於其踰月以子所言則死人恐不速灸人恐不痛也見虎於牙  
見鳩於尾見梟於喙見蝎於額莫不叱憤而去者謂其藉毒物



以爲威凶性以爲利耳柰何其爭處之也今趙之與齊亦不深  
審其計矣若余之所爲縱不可解橫不可成一國歡深秦亦無  
所覲也萬一獸逸於關而羅網共合兄弟俱噪雖猶盧可以制  
猛虎也豈必聯楚繫燕率六驅五纍纍然雞飛於商阪崢嶸之  
際哉天下有大勢有要機非可以聞於子語其概則秦右臂而  
趙左臂左不敵右第令左引銀鍔五指無恙右能遠勝乎韓魏  
齊楚亦趙之銀鍔矣長平之禍則齊趙俱疎之過也乘疎而勝  
是之謂徼因疎而負是之謂愚故曰秦有徼勝天下有愚負徼  
愚相守若瞑目而進箸入壑而得珠也子猶竊竊焉爲刈地之  
談將盡塗天下之目盡聾天下之耳盡縫天下之頰盡鑿天下  
之肺肝而後莫之阻乎地有盡而求無厭以有盡之地給無厭  
之求雖庸人而慮之矣虞子豈漫說者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  
歸

擬館舍人說虞卿

虞卿過齊距清河五十里館定其舍人穎少請見曰聞之騰蛇  
無虛從偉士無漫致而先生胡繇也虞卿曰余游趙來耳趙新  
有講於齊而俾余董之也穎少曰胡誑臣也先生亦繇秦者耳  
比秦之講齊也金繒溢車厚情折軸以斷趙之臂趙有皮牢之  
禍則齊實爲之秦亦深德於齊齊之大夫庶子曰不彌月必有

秦使銜情而至者臣故謂先生是也若趙氏之於齊亦無得矣而胡此繇也虞卿悅然久曰余故趙之旅臣也聞且劣不敢以齊爲好鼠食彌旬積孳盈山不敢以齊爲怨惟舊講之是尋以雪乎秦毒若秦則何恩答也秦之離趙齊而肆其東封非厚齊者矣齊懼於秦而怯其師趙亦不敢以齊爲隙吾子何諷之甚也穎少曰不然趙固無此繇也繇亦成也不見前日之事乎三城構禍齊助之捷反取中陽拔注人皆趙師也趙無利焉而歸於齊然長安君不反者迄今五年耳齊遂棄其好耶視利則動輕躁而貪亦不足與謀矣先生亦何以講爲也虞卿曰然則去援國而危孤城與穎少曰此亦臣所不計也虞卿失色而請以長跪曰夫秦坑我士卒奪其城池復索我六城罷歸而吐嚇之愚謂六城勿與也與之亦無極矣以愚之計不入於秦而入

於齊齊秦之深讐也得我六城并力而西結兩國之親與秦之道齊其聽我乎先生天下之士也天下之不利於秦亦明矣幸終教之以無疑天下而卽秦之心穎少曰信然勿與六城計則是矣賂齊而求援未爲得也夫先生以齊爲何國乎彼故後於人而不前者也後人之戰以前矛爲勁弱卽使夕飽六城朝舉三軍視利而動有若臣所言者能遽長驅函谷絕渭躡雍蹂武安君奪六七百里之地而償所喪乎萬一不然望旗而靡重掩於甯共之外是再覆百姓而空喪六師也先生之計亦危矣虞卿曰然則齊可棄歟曰未也齊之方醉喝之則起飽之則寐矣先生亦東見吾王曰夫趙亡而齊非獨存也趙危而齊非獨安也當秦下軼道劫三川構難於韓趙氏亦謂無事耳一旦拔上黨潞澤諸州近不數百里而戰邯鄲之郊乃知克韓所以克趙

也今武安已拔皮牢已喪則常山羊腸不足爲險斂三百里而渡清河莒城卽墨不旬日而抵爲齊存乎爲齊安乎況今與國未有無事者也樂亂而傍觀則齊亦不得於人矣趙雖餘敗未可輕也激以讐敵伺以形勢齊必俛首耳然後以東南數郡料理大梁補河內之虛而實其宿憤死志相結生形共之日教訓其頑弱而堅其營候討其不振而生之忠雖長平之骨可以戰也是非齊之地小於魏也甲寡於魏也人疎於魏也魏與趙爲手足與趙爲耳目不百里而趨河外之師形旣便矣害旣切矣能前人而不後於人者也夫強國莫若擇交雪恥莫若紓謀地有不可割者剝己以自弱助人以自攻也利有不可分者已滿則人倦爭甘則必鬪也害有不可先者深入之計常危爲應之兵恒逸也今趙之地東有清河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北有延塞

延裔三千餘里失其二城未有所缺益以大梁之兵亦六七十萬不窺於人而誰敢窺之哉昔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勾踐以會稽之餘甲楯五千禽夫差於干遂豈武王借勢於昆吾而勾踐乞師於齊晉哉駕義之車無完城審勢之鋒無硬肉也先生審之虞卿再拜稽首曰微子幾敗人事矣今而後知世之偉人也終不敢以說聞俄而秦使責地圍邯鄲齊救不至

### 樂毅

昌國君之滅齊也下齊七十餘城僅不克莒卽墨然則田單善守乎爵賞不行縻軍觀望乎氣已怠而怨方堅乎解圖施令因壘而降之意乎此皆深求其故者也夫順風而呼一息數里然有峻嶺回谷則音不達莒城卽墨者齊之嶺谷也當濟西乘勝

之時毅能以孤師遂撼萬乘之眾乎以強秦三晉之聲喪全齊之魄也強秦三晉縻其外而燕以方鼓之氣躡之無不碎者且齊所恃直有楚援耳淖齒肆毒君死國分全楚之民不皆晝邑也無百年不解之恩緩急俱忘之氣則亦瓦解而去耳毅者誠仁之不以強楚食與國明矣強秦三晉之師一去齊國固料燕之易爲也所惜者區區數里之地不滿萬夫動必覆亡不如堅守孤城以俟諸侯之至至三年而燕不益師毅殫其力新君疑於內士卒惰於外昭王且老矣雖十毅無如一單何也毅之不下二邑非仁義之過也前後之機殊而攻守之勢異也審機者不移時而留釁審勢者不久頓而隳名圍莒卽墨當在七十二城之先存莒卽墨卽在七十二城之後也淖齒以戮齊人有君不以此時存二邑撫其餘黎鎮其社稷割數百里之地以託之附庸而汲汲焉守不利之師攻不服之城喪前威生內貳亦未爲智也謀王之讒安知非單之所爲哉

### 伐蜀前記

慎覲王七年司馬錯請伐蜀旣九年爲赧之甲寅而秦拔宜陽又五十年而秦始皇劫天子云夫使周延若綫之命垂六十年猶得號召諸侯之兵者穢德不章厲聲不遠在天之靈未忍遽絕耳不關於暴秦之強弱也秦得蜀不以益強無蜀不以益弱雍州之地已足以臨高而虎闕矣劍閣之陽無千畝之頃蠻夷無擊距之風羶裘狗馬珠金翡翠之屬知無利秦爲也而其職貢已在孝公之世蜀川巴水不絕輻輳又烏用伐此不侵不叛之臣哉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秦而不爲名利則可秦而名利矣張儀之計未爲拙也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此范雎所窮年揣

摩而僅得其意者范雎相八年而天子西狩則遠交近攻之術先竊之也張儀竟以客死而范雎獲全則先事者之先禍哉緱氏不塞南鄭不絕三川不攻一委以戎翟之利而延六十年皆天也司馬錯曰周知失九鼎韓知亡三川必益力合謀以因乎齊趙求解於楚魏則鼎入楚而地入魏矣夫鼎入楚地入魏則楚魏唇亡楚魏得享則三國必爭武公謂昭子曰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器讐楚則地讐魏羣天下而自斃之此固非余所臆也

### 伐蜀後記

秦固天府之國也膏腴數千里帶甲百萬商君一師坐受河西之地得尋而不喪其寸秦亦雄富矣何谿壑之不厭也司馬錯曰王之地小而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今讀史策特書慎覲王五年乙巳始伐蜀庚戌惠王始請以武關外易楚黔中而蘇子首說秦曰大王之國西有漢中巴蜀南有巫山黔中便詐之言固不可信乎富國者務廣其地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非錯之衷言也

### 擬莒大夫說樂毅書

昌國君圍莒既經年不下莒大夫乃遣健士致書曰破國餘臣力不抗明威僅足結其餘黎智不幾明算僅可料於一得聞之蛟龍擇淵賢人審勢勢之所居有所捐必有所償勢之所去則微一時之利必有百年之悔矣今君亦權於天下之勢乎天下之勢垂於楚闕於秦而懸於趙楚趙之於齊亦甚比矣趙人五戰而不得十城楚數凌厲而從之親者非其力之不足以濟也畏夫奪秦之利而貽秦以餌食之名也秦之言曰我得臨淄東

海之地則魚鹽致塞矣我得燕山滹沱之域則旃裘狗馬充庭  
矣竟垂涎數載不敢芻牧吾郵者其心固無一旦而忘燕齊也  
韓魏猶強則齊得其蔽齊得其蔽燕亦受之今韓魏之亡固岌  
岌耳往年拔宜陽今年拔成臯韓魏無齊則其亡愈速燕無齊  
則是自撤其障也夫秦所不得攻燕者必歷韓經魏涉清河垂  
兩海越數千里彌月一鬪耳又不然亦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戰於千里之外今燕撤齊之障於魏彌迫而秦彌近故宜陽之  
士五日而假淮潁七日而抵清漳十日而擾君之封疆君亦自  
爲備而莫分之毒矣且趙非厚親於燕而重讐於齊也謂燕卽  
入臨淄輸祭器掠寶物而歸於都人心必怨怨守必堅堅城七  
十二必糜百萬之師轉十年之粟然後渡滹沱涉易水不五日  
而撼全城矣今以君之略社稷之不幸風閣瓦解淪胥以之士

傷於心鬼於墓先君之靈憤懣於天趙氏已有憬然而悔禍  
者又況乎取之乘之國約四鄰之兵功擅於已利不分於人強  
秦三晉其志亦不戢矣君亦不聞勝國之事也乎昔智伯氏滅  
中行圍晉陽吞併二都而憂一主中山亦千乘之國也敗趙氏  
於長子克燕軍而殺其將然皆身死國分爲天下笑者何也是  
卽燕齊之事齊滅萬乘之宋弱三晉之師自爲功先天下地廣  
列國然而力勞氣索兵苦事煩取天下之所甘勢不可以獨飽  
故一折而入君之手耳而君復獨飽之也天下之患莫大於叢  
人之所爭而主人之所搏據人之所高而乘人之所禍今以全  
齊之大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折二敵韓折二敵魏五分  
四裂之尙可王其子弟爵其能臣而娛其耳目心志一旦席捲  
於燕了無費也君以爲秦楚之心何如也夫秦固欲齊之遄亡

耳誘之以東帝弭之以驕宋驅之以強燕齊遘亡而燕始有隙矣非秦之不利齊也其奇於賈禍而永於取價也齊楚舊睦三晉生心君固不聞之乎尾大之不掉也主怨之先亡也城壞之則畏也此皆天下之勢也智者不背勢而圖功仁者不背勢而見德今君之仁智亦聞於諸侯矣頃刻之間下七十餘城禮賢弭暴近世所未有也然晝邑之令曰不下我且屠邑既又虔劉我人民戮我卽墨之宰雖非君之意是輦轂之下未習君之德也何以服我孤臣之心哉爲君之計莫若審夫天下之勢而溥其功寬二邑之力而君我立王歸報燕國曰燕之有齊是秦之東蔽也齊入於燕是天下所共利也蔽亡則寇必先利先則害必隨燕天下之招矣必折國之半以反於齊俾齊爲扞圍之臣則魏不敢渡易水趙不敢擊東胡魚鹽舟車之織不絕於道亂

而討之浹而復之怨已報矣毒已消矣天下之諸侯必德燕重燕仁燕信燕雖有暴秦不敢生事於燕而君之名甘於黃流尊於九鼎顧心咫尺之信悻悻之威計滅二邑而後安枕二邑之士雖甚綿力哉皆庸其君傷其大夫糾合之餘若膠與漆計不復全則得一確聞以死於城池之下於君之仁甚無益矣而天下諸侯必有憫齊而起其貪藉齊而洩其怨者嗟乎齊惟不料其勢以至於此而胡燕之不料也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哉一夫撫掌而笑基曰客不足吾技乎客曰夫去楊葉百步百發皆中之不以善息少焉一發不中百中俱廢有後至者見公之不中不見公之百中是予代後至者笑也今王老子壯釁久疑生盛名之下不可以據萬一煨燼之餘背城借一雖少莒卽墨不過二萬

人各一可當十恐夫有後至之笑也惟君深計而俯恤之昌國君得書曰信然信然君命之矣不可返也居數日而齊之封至毅辭不受以死自誓頃之昭王沒毅遂奔趙

藺相如

藺子完璧古今疑之此亦渺識之士矣夫藺子用雄乎胡屈於信平也藺子用雌乎胡伸於澠池也藺子用罔乎胡屈伸之妙於用也用罔之徒雄必破其冠雌必破其卵而藺子胡全也藺子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璧入而城不出曲在秦藺子信秦乎信不在秦也信曲直乎秦固無曲直也藺子亦有所信矣當時趙魏方睦秦必首事於韓魏趙者韓之倚蓋也叩腓而罟其胸躡武而疎其髮三晉之情形也秦之貳趙魏而可一於韓孺子之所未喻也夫趙方數千里北盡雙胡樓煩之地弓

矢騎甲良馬勁士什七於秦秦卽有事而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走戰千里之內地險而與不多勢絕而援莫至不然則道河內踣鄴朝歌絕漳溢水批邯鄲而亡韓魏之櫻其後是榆次鑿臺之事尋於今日十五城其不足以償之也秦固不敢難趙也非不敢難趙也圖韓魏之利而維其害也爲秦之計莫若破天下之縱而行近攻之術一旦悍焉爲一璧之故戮人謀臣陵人社稷天下諸侯灼其怵虞其無極車轍亦不西向矣然後楚趙復合燕齊繼發廉頗李牧之徒以方鼓之氣有名之師驅六國而封其關闕與之捷亦不在秦矣况乎韓釁未生兵力未疲南陽未割野王未拔上黨未克夷陵郢聚未燒王未老主未少將相俱有所料也秦之不先以趙爲事明矣語曰頃刻乘風頃刻揚帆戰國之士所謂錚錚之傑者皆抵掖而鬪捷按喉而吐氣非



盡無見而然也。令當時璧入而城不出，藺子緩頰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若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則秦王亦曰：子行矣。夫結緣懸黎、隋珠、崑玉，皆非秦產也，而充於藏。昔楚文王與先公爲婚媾之親，既許於秦矣，而強賈於晉大夫趙氏，無以爲也。其秘之爲我內帑也，而盍受城乎？自某至某，若干商於之事，藺子顧不聞之耶？曹沫之匕首、田文之狐裘，兩無所投之矣。計此時亦餌於無何之秦，而示天下以弱哉。夫責豺狼爲騶虞，狙爲曾史，雖黃帝無辭焉。惟夫戈矛未喪，藩籬尙固，始得啗咤而距其一二。又且柰何不料其勢而嘯嘯焉？爲赤子之信爲也，信不可施於秦，不可責於秦，不可復於秦。藺子已料之矣。十萬眾壓邯鄲，責信與璧，藺子亦已料之矣。夫藺子者，而用罔乎哉？藺子者，有所信者也。

擬燕將復魯連書

不佞在版畚則高先生之誼，謂拯人之溺，不啻在己，不虞其教人以叛也。叛人之臣，在守則穢其班，在里則穢其籍，在席則穢其筵。小有廉恥者，拂然去之，柰何其出達士之口也。吾聞之，蹈利破智，避死滅勇，隱忍壞忠，智不分於顛沛，勇不挫於傾危，忠不分於窮累。故三者所處風雷爲之磨礪，日星爲之昭致。三者所去生行尸而死溘骨矣，是不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也。在死生榮辱富貴尊卑之間，則伯夷羞於盜跖，季路讓於孔悝，李耳殿於榮夷也。夫齊乘燕之亂，驅其都夷，其君相攘其重寶，鬻焉有席捲之心，燕之痛在骨髓，是以約其餘黎而效一戰以

齊之靈將軍之智一旦復其完城不失寸土是亦齊大夫之守也而齊之於燕亦兩握其算矣人莫不有君莫不有土字子卽使齊喪南陽又喪平陸翻然有改向之心亦僅完其保聚吾不以此僥倖也況乎濟北之利定據期年自守聊城時已計及此乎特以千里之圖已著於版數雉之城皆吾主所撫定者主撫而臣亂之罪無極矣卽使先生以尺一之令誨諸麾下其若之何夫燕齊之相遇今旣暮月斧刃之血各相濺也二三之士炊骨於市齊不亦撐於野乎然而燕救不至者謂不佞之能爲死主不爲生虜也是燕之於不佞不爲薄矣國卽多故未有若先生之所言者也觀望而爲則不勇內亂而衰則不忠傷士卒之心以憤先王之靈則不智且先生不見前日之事乎莒城卽墨僅七千人環攻三載而不禁其芻牧者何也非樂子之劣於孫

吳而將軍之高於墨翟也戰以服志屈力爲下彼誠不忍破人之智滅人之勇壞人之忠以遷就其功名耳且晝邑之事諸君所耳目也爲諸君者賞王蠲乎賞七十二城之宰乎不佞頓王威以辱社稷負恩負罪不相亞也而王猶寬假期年不代以別將俾糾合其子弟不佞之於聊城俱生死矣裂城定封富比陶衛非所望於齊亦非所施於不佞也天下有因屈爲伸因負爲勝者威名是也威可再立名可再振而智勇者決不再成雖使夷吾曹沫復生不能棄其死業而享齊之利今以先生之智排難解紛投無不聽搏無不散則莫若喻齊之將卷甲橐矢椎牛享士無弊其子弟以服不服之心名已剗壽旌矣勳已勒鐘鼎矣何苦苦焉生死交易日靡國費俾不佞不得暇就死也而先生顧爲是計以激聊城之餘士踰跟欲奮蔑千古之誼開反覆

之端猶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蔽也則余所不敢料矣  
還以矢下齊師遂自殺魯連聞之曰君子不毀人之節而貪其  
功挾人以詐而速其亡吾愧燕將矣遂逃海上去

魏無忌救趙議

秦圍趙而合於魏曰吾攻趙且日暮下矣有救者吾必遷其戮  
信陵君請於魏王曰夫趙魏相倚之勢也趙亡魏必從之釁不  
可玩也魏王曰救而得衅是招之也誰則任之止晉鄙於鄴師  
故不下趙勢愈急信陵乃屬賓客五千車騎百餘乘前赴趙壁  
道遇侯嬴曰急哉公子無他奇端而欲制秦君如以肉投餓虎  
何功之有信陵君曰不然夫趙誠斃矣昆陽召陵煮棗卷衍淮  
潁大梁非魏與矣而無忌獨有其信陵乎與其生而秦虜也寧  
死於恤鄰耳毋爲人笑其自斃於袖手也侯嬴曰益危哉生而

有益於梁胡死而無濟於救也信陵君曰我有所處矣夫黃歇  
將師十二萬離版塞五百里不數日而達邯鄲而秦師偃然無  
患也或語之曰晉鄙壁鄴楚卒猶夷秦色甚逞矣僕以五千之  
士擣宜陽踰勾注斬羊腸之阨約楚軍日暮而及攻其所不備  
擊其所必散秦師必有左顧之虞而訂於楚魏以謂百萬之師  
已探其後也是以必爲邯鄲所中矣先生以爲何如者侯嬴曰  
此亦兵家之奇算矣然非公子所以自重也夫公子以五千之  
士假楚魏之威而臨人之所急若入虎穴以持其子恐難爲料  
矣夫懷寶者不夜行肉食者不市酒爲公子之計莫若奪晉鄙  
之軍以會黃歇其勢甚重而名甚尊機甚迅也公子曰夫奪將  
逆行也矯命無君也而出奇卻敵顯事也舍其所馨而用其所  
忌未之敢信矣侯嬴曰自古聖哲之士不避隱韙之形引嫌株

守賢達所不蹈也今夫恤鄰而解其難則謂之仁防患而圖於鮮則謂之智功成而歸於君則謂之忠公子決矣無自隱避也公子曰然則爲之如何侯嬴曰賂如姬竊虎符拉晉鄙而奪其軍君子曰天之全趙也而魏得兩奇焉無忌之奇以正侯嬴之奇以狡以無忌而用侯嬴是天之曲於全趙也亦戰國之上梟哉

### 擬客說武安君

武安君旣克趙坑卒長平拔武安皮牢以歸復索地於趙不與將大肆於邯鄲其食客前請曰臣聞之神羿之射也納彎弧之星察太陰之弦不望後以昏及其志有所利逐原空藪窮日夜以及於晦也弓勞幹折喪決斷弦乃仰天而嘆曰夫月盈必虧時滿必昃吾亦犯造物所忌矣今君不極亦犯造物之所忌乎

七國踰今強戰者二商君之理也極身無二虜公子卬破韓折魏擴地千里而殉於車裂吳起仕魏逐於功高入楚而相卻諸侯之師南盡揚粵禍亦如之至樂毅之身降齊七十餘城破萬乘削宿世之憤然終客死爲田單所笑此數君者皆趨虧於盈趨昃於滿而迷其所止者也夫有陽則有陰有晝則有夜極禍之於極福比鄰而共域天道居其三人事居其七穰侯之黜是君所耳目也走芒卯馘暴鳶圍大梁入北宅拔城開地計數千里是君所不上也馮元舅之親謀無不聽求無不與指麾所及時生風雨是君所不加親也然范相入而陶朝出幾乎離死於什一之間則必有故矣語曰功高莫賞勢重身危故匠嫌多技而官妒娥眉今君破楚服魏連壓三晉威已見矣封邑數百里世世稱君報已得矣猶且不息必破趙之都滅趙之祀君謂此

可移范相而奪其位乎可侯邯鄲而分霸業乎此樂毅所竄於  
孝王而田單幾危於九子也鯉鯉不共淵梟雉不同塚故宰嚭  
庸而子胥汨子蘭相而靈均沈智者灼於亂先不事至而悒悒  
故范蠡泛舟終身而不反也且公亦稔趙事乎長平坑卒四十  
餘萬趙蓋岌岌耳趙而以死爲事也則六城割矣六城而不割  
玩秦之師則趙必有生計也爲趙計者必東走齊南走楚魏不  
惜所喪以結其所與爲齊楚魏者必貪利冒害赴攘秦之名恤  
鄰之義而取六城之實若以此時能以七戰餘師卻四萬乘乎  
是未可料也人事當權天道當推凶器不可習威名不可萃武  
王克商流血漂杵召公省懼曰大軍之後必有餘咎今君之戰  
也積骨以陵棄尸平壑其以此爲祥也無故而殺一士不慊於  
衾枕四十餘萬人非君之仇戮也君於此亦可以止矣善博者

有所不食也善戰者有所不餌也委蛇知幾聖人所有事也壽  
於喬松安於泰山賢者所色喜也君亦有意於此乎則歸聖於  
大王歸能於范相敦三代之業陋衛鞅之技自處於谿壑之卑  
朝見大王曰夫帝人固不在戰也傷極則怨深怨深則憤重匹  
夫憤重猶不可迫況萬乘之國乎趙所不與六城者其意未可  
忽也王亦思所服趙乎則君之德蓋百戰矣不然稱疾不出從  
容引避舉鷗夷之通是天下後世所獎羨也唯君圖之武安曰  
起知死所矣今師不出罪亦且至姑爲之或晚於有利也不踰  
月師敗死於杜郵

魯仲連不帝秦

語人曰秦不可帝十人而九應也語人曰秦胡不可帝十人而  
九默也夫秦胡不可帝也爲弒共主乎爲奪九鼎乎爲奴隸而

干其主乎爲 而宰中國乎田篡姜三國篡晉楚獨夏而燕  
留殘秦胡不可帝也強而弱食小而大吞六國所同律也使齊  
楚趙魏稍稍肆志能不枵然而自號乎夫仲連所惜者非名也  
勢也仲連曰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  
行天子之事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  
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能晏然而已乎今以童  
子共處年位一也而責之使拜必拂然去矣仲連亦童子之智  
也夫秦所不可帝者二德涼而毒厚也國怨而民殘也天下所  
不可帝秦者二履錫於二周而辱生於自弱也使對垣衍曰六  
國固有帝矣剖我土者我治者也開我祚者我戴者也剝我食  
我者我仇昧之也周鼎猶在不敢二心以傷秦文穆之靈若秦  
肆其文德以庇諸同列也敢不率事其剖吾土而上侈之也是

下封上也六國愚亦不聞命矣故曰秦不可帝也論其勢匪秦  
莫帝耳則胡不可帝也

廉頗

呂東萊已有論著今不錄

讀范雎蔡澤列傳

嘗讀秦策蘇季子北見李兌三說不用憤於諸侯之不逮列國  
之無謀也西見秦王黃金盡而黑貂茸矣書十上不聽去秦而  
歸羸滕履躡負書擔囊形容枯槁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  
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乃揣摩期月抵烏集高談華屋之下以  
取六國之印非季子之愚於秦而智於六國也時有未遇而先  
投者困也旣數年縱勢大合秦始悔於當日之過也鬪茸之徒  
爭入其網張儀樓緩范雎蔡澤各以片言而取卿相則皆季子  
開之也太史公曰世所稱一切辨士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季子之入秦豈所謂說力少者哉雖然范蔡不窮則亦不激季子之謂也

又蔡澤

游宦有妖人說士是也說士有尤物蔡澤是也蔡澤竄於趙辱於韓躡躡被褐而游秦市場言曰我見秦王必因應侯而代之相旣而偃蹇高談睥睨橫生藐焉若計芻藪而呼厮隸其致感於伸縮也燭照於榮辱也推移變化於止足也恩怨之談若負之刃而割其腹也夫以縫掖羈旅而庭折人之論辱人之相氣不一撓可謂極辨矣俄取相印一哄而歸了無沾芥可謂極智矣自有說士以來未如蔡澤之詭也而附於正雖聖人無口焉桑之拱也雉之雒也蔡澤之相也古今之怪也

擬穰侯責范雎書

穰侯見逐居於陶十年而范雎免相穰侯乃老矣公子惺在使其客詐穰侯書以遺范子曰夫邯鄲之姬少而婉綽豔而善媚也與其姊處則不相能乃錮其文疏而淨其牀簣也旣數十年姊妹俱老粉色剝落不堪綺縠嚕嚕焉悔昔之非相掩而泣也今公得間矣亦使冉爲嚕嚕之語乎夫冉非蠹於秦而貨於鄰國也非壅其所行而食其所減也非黨魏齊而仇於客卿也當客卿初入之時客亦語冉曰彼其哆口而眈目者必不利於我冉謂推賢之故毋以已擅也故屏逐客之令俾得闕於永巷冉亦無所尼其道子必離人之骨肉間人之親戚斥逐左右以效床簣之語則秦之先靈實聞此言今以冉之不肖無所逃罪抑可爲母追之白乎夫昔日之三晉非今之三晉也河內完則許鄆諸州勢不可破宜陽城皋固則韓有全城韓魏無憂則趙楚

皆爲難矣客卿魏人也西河之師拔城六十責地四百里繼以  
白起擒公孫鹵首二十四萬而魏始不勝又者華陽之戰鹵首  
百千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服齊宜陽之捷復舉五城斬首  
六萬則相冉之日也韓魏疲師東徂西漏客卿顧不見也耶韓  
魏之餘獨有楚趙楚挫武關辱其主而得其八城楚已頓矣復  
令白起拔鄢郢而燒其夷陵舉宛葉竄都於東楚始覆亡之不  
暇而敢與秦爭韓魏也至往年克趙拔三城取武安皮牢坑卒  
四十萬終冉之身於秦未有累矣不幸一跌而白起死於杜郵  
爲秦士所痛心而天下所竊笑眾庶囂囂未有代公而受咎者  
也夫冉相三十年始得一白起黜九年而白起屈其用席人之  
藉者不計其初因人之便者功亦倍之三十九年之後固無以  
魏冉白起爲也然當客卿初入之時魏固有河內乎韓固有宜

陽乎剛壽之伐固喪師而憂主乎太行之道固通上黨之兵固  
下乎此數者皆不必客卿而辨之然客卿入而魏冉之徒無生  
地者魏冉之徒不足惜也芟戎市悝皆有勳舊戚屬於秦聲惡  
不彰而遽以羈旅白其罪狀芟戎市悝亦不足惜耳若太后固  
先王之匹而吾君之母也以外國之舌而空人之庭剖人之家  
割人之母子以自便其身圖安知非敵國之謀間哉然冉不以  
此自辨者謂詭異之事不可以久而王之明聖實生悔心也迨  
至十年太后幽錮冉老且死而公始從容避位公之計亦巧矣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收類而何敗吾類也五尺之童不操刃而  
奪人食者理有不可辟有大犯耳龔辟以爲安悖理以爲祥邀  
一時之利壞千古之倫雖冉知其不可況其立功明治自高於  
世者哉狂惑之人亦知讐其讐而德其德讐施於母子德施於



叛人毋乃悖歟安平王稽皆冉所踈而公所親也白起芟戎皆冉所恩而公所怨也富貴薰心愛憎亂志遠交近攻固爲魏耳誠爲魏則不託於秦而秦已泄憤矣胡訛訛焉陷君於不孝而誣人以不忠也應侯見書感憤而卒

### 擬子順辨性

趙荀况旣爲理學與鬪士爲處詭夫爲交貪主之所令暴臣之所引語遂以其耳目設爲心腹宣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子順新自魏至不見趙王走謁於荀况曰夫先生明王道飾禮樂去擊振之說無種之學以闡於末世所事可謂至矣然曰性惡似有所壞也荀况曰聖人之理緣以禮義飾以章華以明還目以聰還耳以混沌還心明者能視也聰者能聽也混沌者視聽所不宰也視必五色聽必五音色愈豔音愈淫則好愈篤聖

人此謂紺間此謂靡曼故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此非耳目之性也以惡還性而緣飾之若馬還其走牛還其觸而穿絡之也雖聖人不能去性惡矣子順曰何言之過也夫惡非性之故也不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夫惡稱聾瞶善稱聰明人生而有視聽視穢臭則掩其睫聽梟號則塞其耳惡性之人不視腐尸而聽嗥虎也今夫孩兒之耳目觸污穢則損其明聞震號則損其聽其生最真其性最明視聽者亦性之所露也其不屏淫聲揮豔色者則情之所及而性所不注也馬性以走而蹄齧爲氣牛性以任而躑躅爲氣人有情物有氣皆佐性而爲用聖人之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聖人卽情以爲性賢人葆性以馭情堯舜禹湯率性者也而先生以爲惡不亦過乎荀卿曰非然也性之所溺是謂情情之所生是謂性夫饑而欲飽寒而欲煖

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讓也勞而不敢先息者將有所代也讓代則善不讓代則惡而讓代非性也赤子得環取之則號擣搏黍焉不分於人此之謂童心故陶人埴埴工人珣斲皆非土木之性也型範生於不圓準繩生於不直是性惡之明驗耳子順曰夫性方者不圓性曲者不直其不讓代而讓代也聖人不能強其心而塞其口性之所動若或教之此之謂也故陶人不陶木也匠人不匠土也型範不施準繩不引而圓直之性自在故脩者爲梁屈者爲斗薄者爲樞皆無惡焉惡之生不於蟻蠶則於風雨也蝟蟻動植皆有善性人少而孺慕長而敬兒視高而仰見人之笑色而趨皆善也未見其爲惡也荀子曰夫聖人所謂聖者處華堂而思茅屋厭膏梁而思藜藿也人人必爭所安而奪所怡則其善惡必與聖相反也男女雜坐而呼爲淫夫婦共榻則得其正淫人之性而非其本始也故分別禮義者後世之假名也以名爲性猶以行爲身也怒而角鬪喜而相狎物柔而折其腰山夷而陵其巔皆不學而能不慮而得者也學而能慮而得其於禮義非性也子順曰夫處茅屋上漏下濕則苦其身食藜藿則拒於口惡事苦心惡言拒口人必脩其禮義而導其廉恥者所以爲安也此人之性也雖有至愚之人不忍置已於不肖故言堯舜則躍然喜言盜跖則號然而怒夫人見溺而呼見殺越而罵之者何也真性之所動也物柔而折山夷而陵無情之故耳情性所維雖死馬必問其故毀卵必詢其因易於行仁也走險之夫惕然而恐平陸安步焉豈好惡哉荀卿曰此孟軻之言也以爲卒然之頃可以見性乎夫性之於人若鳥之於空獸之於壙而魚之於水

也鳥之入水獸之馮河魚之登陸百則得一焉平常之於倉卒亦得一於百耳今人閒暇則思驕樂久處則思佚淫至於流離顛沛則亡其所以閒暇久處性之本質也如水性安流遇險礪則激漾其波非性之故然而孟軻曰今人乍見皆有仁心豈其平居之故哉子順曰夫俗累之溺人也百轉而不同也繭練之素不百日其染而被之也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是染常而素暫也一旦色落微見本體若人之有偶會而生氣也人生而不見於習則惟見其親惟見其長不知利而趨不知害而避是黃帝神農之治矣故黃帝神農之民率性而亡性有情而無情食無濃薄衣無驕彩處無龐确若螽斯羣處千百而不爭略見其性今之赤子燥髮則見白刃五歲而戲矛鎧少游於市則見搏鬪囂喧其長亦然則習之所使也荀卿曰亦狹哉吾子之言也

夫天皇始生而濛洞亂世雌鬼亂於神農蚩尤亂於黃帝堯不亂則不乘顛頊不亂則不因人性不盡亂亂亦人之性也故神農無白刃而有椎竿黃帝無矛鎧而造白刃因人性而代其所治也人有目則視四隅而窮其色有耳則聽五聲而窮其音有四肢則窮其造作踏蹂快便逸縱搏擊趨避淫舞皆秉於天也故順性情則兄弟相敵矣夫婦無匹矣父不及母矣道無朋友矣耕讓畔行讓路不起於胥庭也亂唱而治應之亂斷而治續之亂先而治後之亂者自亂也治者所以治之也治性以善而非其性也拘孿赤子不及於門及其長也不辨牛馬不分菽麥不識夫婦既稍有識則呼牛爲馬呼菽爲麥姊妹亂於兄弟性不虧矣而可爲善乎子順曰噫夫物始小而終大泉始清而終濁人生而搏鬪乎生而諍罵乎生而淫侈乎其始少也非母之

懷不安非父之食不甘教則易聽喝則易威呼吸言語而可以  
卜其長而習禮見義而遷是踐形之性也木之勾萌生意不盈  
掬長而尋丈長而干霄枝葉萬億皆有本性故禮義節目皆體  
之數在少則少在長則長彙而擴之其大不增其廣不濫及於  
見利而爭見勢而就傾軋百出皆生於所見不生於所性性居  
於清虛之宇無目而能視無耳而能聽無手足而能持行耳目  
手足可謂性之器不可謂性也至愚之人不損其性性之惡惡  
於多智不惡於混沌也荀卿曰然則人之性亦愚矣今夫空谷  
之民不辨詩書不喻禮樂不分嫁娶或坐之通都文几之上則  
人爭去之去惡而就善也然移通都文几之眾空谷千年則亦  
如是而已矣故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  
禁倚而觀天下則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  
悖亂相亡不待頃矣故曰性惡也必使離其視聽持行而求性  
人亦無性矣子順曰此以生爲性之說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  
願廣貧願富賤願貴皆以治生也非性也性有發動而無造作  
有安奠而無戀處有流行而無馳逐居至尊守至寧若惻隱若  
羞惡若辭讓若是非皆發於至尊而動於至寧治性而非以治  
生也治性無情治生有意無情之情故堯舜不以睿哲異常人  
神禹不以聰明異不肖今使道路之人各明其性則皆聖賢也  
又使莫唱之亂則莫敢亂莫道之淫則莫敢淫莫奪之衣食困  
辱其筋骨則莫敢爲盜賊盜賊之生生於窮苦也今之荷戈而  
戰死若邱陵者豈其得已哉荀卿曰此亦不明於數矣夫所貴  
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能變大且遷盜賊教誨顛蒙也使  
人皆善率性而足則天不生舜禹湯周旦尼邱也天生舜禹湯

周旦尼邱所以異之耳然此數聖者猶不敢謂性善而求其師  
故堯師壽州舜師務成伯昏湯武師伊周周旦師父尼邱師孺  
子今日人性皆善則曷貴有堯禹君子也哉子順曰夫堯禹君  
子有異於人非有異於性也陶埴而成器爲甕爲甗爲盃爲甌  
器不同而無異土瑯琢而成形爲鳥獸爲梁斗爲耳目口鼻手  
足形不一而無異材此先生之所明也先生曰塗之人可以爲  
堯禹使性皆惡而非善則桀紂滿世盜跖遍野矣桀紂盜跖之  
習也或語之仁義則擢其筋折其骨剖其肝而食之今責性惡  
以爲堯禹亦不聽之道矣是何言之相鑿也荀子曰夫仁義者  
僞也人皆好僞聖以僞而徙惡故謂善僞也善僞者可參於天  
地故以政教僞風雨而賞罰僞雷霆號令僞日星肅殺僞霜雪  
君臣僞天澤僞者人爲也人之所爲亦莫不便故使途之人仗

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懸矣則通於神明幾於聖賢矣然非其  
本質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人之情乎其不美又何問焉昔孟軻唱性善之說而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何其  
言之相鑿乎子順不答而出口曰嗟乎天下將亂其言妖怪去善  
理惡訓其殘賊六國不數年其盡爲秦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衆者其荀卿之自道也

### 伐楚

蘇子瞻曰秦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謂秦  
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空國而行使齊有忠  
臣共主知亡之無日而掃境深入以壓其空虛覆若反掌也余

謂不然秦之取楚是秦之極巧也秦之拙不在遣王翦而在遣李信耳夫天下之可難秦者獨趙與魏耳魏去秦六百里趙去上郡四百里趙魏千里之國齊隔趙魏以窺於秦越數千里之地行師二月不近於郊莫戰而自老矣田文之洩忿也因韓魏之兵食於二周猶不能以持期年之弊況乎三晉已凶大梁邯鄲皆爲疆場之邑卽代滅燕不召雍州之衆而強卒已滿百萬六十萬衆不空秦城亦已明矣縱也趙魏不守齊卒獲渡於清河能破滎陽突上黨夷涇東諸郡勢若振葉乎此必不能之勢也爲齊者亦上維燕山下數十萬卒佐楚之用苟延旦夕耳然未及其害而先自疲庸人皆計之不過方城者秦所熟料也秦亦巧矣哉夫以形勢若此子瞻易之則奈何以天下士計天下也

### 擬舞陽止荆軻

荆軻旣抵秦定舍有間舞陽間出秦市以審其號令覘其虛實歸報荆軻曰惜哉余圖之蚤也荆軻曰蚤圖不益利乎舞陽跪曰不然余曩者聞於人曰秦且伐楚又有事於魏也謂燕孟孟耳不足以數其貽之數年之逸夫楚強國也荆南之士猶足以戰而秦玩之秦則肆矣使秦伐楚必不縱魏援也楚魏合而秦必疲秦之兩用其師以離其手足此必爲之計也兵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十於楚五於魏必百萬之師百萬之師出則國虛糜費國虛糜費則士削君危當其時大將在外謀臣在帷守秦之國者皆愁怨之百姓而列國之凶臣也投其所隙躡其所不備然後行先生之計白虹之威抵秦政而令之曰而必反諸侯之侵地復趙之孤悉灑其毒乎不然其殉赧王之靈也白刃

在此矣政必惶恐聽命唯先生所置耳抑且責其所不信勿爲所愚因磔厥體以噪中外曰無若秦政之梟亂天下也不五日而楚魏聞聲韓安趙遷皆爲不虞之寇蕭牆之虎豹蛇蝎也由是楚奮於南魏奮於西秦之士卒若撥根之枝葉絕源之堤堰長平伊闕亦有所反矣即使秦更新主內亂不遂而百萬之師必爲大勦雖蓄養百年訓練數十載非秦之故矧乘勝長驅及其闕下胡亥所不爭扶蘇所不振閭樂趙高輩所猶夷者哉今夫四鄰無故謀臣縲密志不可訖威不可測而悻悻焉以一劍之任挫猛虎之威計成謀遂猶有後患也故曰惜乎其圖之蚤也荆軻曰孺子不復言矣烈士不怯死而留時不負恩而棄約太子曰望我矣計必爲之明日以督亢之圖於期之首見舞陽中走而軻以不利死君子曰天平何其無成謀也

擬宋玉景差說項襄王

楚屈原既放投於江南其徒宋玉景差侍前慰屬子曰夫至德不諧於俗聖人不偶於世非世之狹至德而愚聖人也水澄則鑑鬚眉準平則削高科及其撓也琬琰可爲無鹽而隈陵可爲唐璧王之撓有日矣不佞其請澄削之乎屈子曰吁何見之晚也黃河之流折數萬里以爲波濤則不一瞬以索照帆檣無見焉鈎鍤之爲概亦若是矣雖然余不以醉無醒而寤無明有閒從王於章華之臺騁雲瀦澤之外王曰壯哉外翰羽而內儲胥其疇與寡人易此也宋玉前辭曰臣越鄙未識王之所爲樂也夫王之廢亦有良駟乎王之帑亦有利劍乎王之笥亦有文帛乎王之檢櫝亦有玫瑰異貝乎王曰皆飫之矣急趙之難通燕之好則冀北之駿吾圍也南平百粵東接句吳則步景莫干吾

鞞也清河之輸三川之入不少文穀若夫珍錯之貝輿折舟漪  
皆吾土之毛核也吾之飫矣亦無極矣宋玉曰以臣所見則皆  
無有也夫山子騰黃之御也不過千里有馬焉參之庭楹之間  
塵不及飛踠不及響倏忽而馳天下之向則空王之殿矣錕鏐  
干將之割也不過玉石有劍焉懸之筵几之上而分六合割九  
宇則空王之帑矣紉錦珍錯之耀也不過奇裘有文帛玳貝焉  
置之宗廟之中卿雲覆朱草生百姓寒消先王恥雪則空王之  
笥積矣此數者皆臣之常見而王所無有也則王又誰與樂此  
哉王曰夫寡人亦不之接耳其接而屏之也宋玉曰噫天下之  
接而屏者素矣夜光之怪明珠也蠅點之輕白璧也犬吠則曾  
史爲盜夫疑則柳下爲奸人之目無心而耳有情也雖賢王所  
不明也我先王靈武之罪卞氏也三投而三剛之卒割其重寶

而希於世今王之賢孰與靈武左右之明降於樂正何怪乎不  
接而屏之耶王赧然額濕徐曰今夫荆山之內陽瀘之外可重  
構乎宋玉泣然曰卽在是矣北望而涕南顧而揖潛然若不勝  
舉首曰嗟哉先生之卒捨此也其不然者駕良駟則騫武關之  
西矣攜利劍則斫雍州之闕矣衣大帛珮璜珩則昭耀於千古  
矣卒捨之而竟以絀也猶且擲於陽瀘山澤之間飽之風露席  
之卉莽以遺其後人其視後人爲何如也於是昭睢鼓瑟景差  
爲之歌歌曰白雲黯兮西飛江湖浩蕩兮渺微一言阻兮萬民  
歛瀟湘遊兮不歸美人兮何獨違歌罷淚集左右皆泣王亦愴  
然曰得非三閭大夫與宋玉前賀曰夫王亦可爲明矣百姓之  
目有萬耳有萬以寶屈平也而王以一耳目收之是王之耳目  
一而敵百姓之耳目萬也百姓之疑數年思數年以寶屈平也



而王以頃刻收之是王之頃刻而敵百姓之數年也王亦可爲賢矣夫以大楚之富而王之賢明猶不免乎辱親喪地者則非平之故耶平之寶售則秦之貨沒平之寶沒則我爲秦所賈矣平亦何罪於王也臣之里人娶婦甚達舅且渡河挽之曰春水漲蔑以濟也濟而死其舅則咎之曰爾誑之哉生濟而死讖之也遂逐之嗟乎秦虎狼也不可以信願王勿往斯爲愛先王爲怨先王乎眾口銷金積毀削骨使五臣譖伯禹岳牧愬重華則龍門有枯骨河濱有遺骸矣其爲賢明之世也哉王有慚色曰吾思之矣旣而令尹至艷然作色顧謂宋玉曰先生且休矣人謂先生夸而今果夸也謂先生浮而今果浮也謂先生好色而今果好色也謂先生好佞而今果佞也先生休矣無謀吾事於是宋玉去庭始無人矣

黃漳浦集卷三十二

雜著

興元紀畧

甲申仲夏上從河北來渡江南都諸縉紳方喁喁未有所屬潞藩時在京口時論比之清河史道鄰司馬與張勣始呂東川咸主清河而貴陽從鳳泗來追上舟與懷寧密計召靖南廣昌東平興平四將軍許割淮東西地約定策後各世侯封寧南以在楚中去鳳泗遠憤不得與貴陽旣入都陽推獎道鄰及南昌萊城諸公得其初所戴清河書乃持入請問上與貴陽坐至夜分曰諸舊臣先後異心微絳侯力不得至此上嘿然久之南昌厝萊城旣不得諸鎮之力又內少興援諸中人從江北來者日益多數有所陳乞諸公心厭之懷寧乃大喜謂藩鎮與中涓合卽

十李綱九宗澤無所結其股脛遂稍稍議東廠緝事之令度諸公必以此爭爭則反手去之歸過於中涓已無與也先是貴陽流寓都下從懷宣游徵逐杯酒倡優間交甚歡都下諸狂生日倚撫露醜其類貴陽猶含垢無所重痛懷宣謂是吾鄉里兒以筆舌魚肉我卽一旦當攢刺矢溺其上而諸狂生者強半出周禮部仲馭門懷宣以是恨仲馭刺骨諸不得志於紅案者又日愆恩說其短長貴陽唯唯然自以出嶺表驟執柄未敢斲諸名士會項仲昭周介生從寇廷逃歸仲昭先上疏自白介生尙隱匿未出懷宣頓足謂是鼠輩生平詈吾逆黨今身降賊來宣可向朝廷順數之乎於是貴陽特疏薦懷宣爲司馬懷宣已得司馬日詞嚇諸狂生及其戚屬各傾橐叩首踵門謝夜分解荆不休又光給事時亨雷觀察續祚者常以里閭暴詆續祚爲刑部

提牢稍稍困張御史孫振孫振旣免脫以江北人投身懷宣誓欲爲懷宣復讎於是門戶交構之語無日不在上左右盈廷咆哮亦共捨寇不談日以復讎討逆從事於東林三案之間矣時藩鎮侈擁戴功於中涓未有膠漆而撫宣誠意叅馭其際遂欲驅道鄰自踞鼎耳道鄰旣請外諸舊人先後數日悉罷去劉總憲念臺新陞觀輒陳四鎮無功不得膺上賞阮大鍼阿魏璫不得復執阿柄語具勁直而藩鎮亦遂攜志謂諸君子疎硬不足共事一一坐視諸快意者弄其唇舌矣史道鄰旣出鎮與高興平握手甚歡興平時時出疏爲東林解紛然與平實麤莽初下淮陽時以揚州人拒不納所屠掠瓜儀上下死萬數雖有惡聲貴陽心易之也道鄰一日念中州爲天下胸膂不可不取而甲申歲暮聲言渡孟津與寇相持於潼關道鄰因遣興平西行

欲守虎牢斷殺函成臯之道時中州諸將如李際遇兄弟劉洪起等皆起羣盜弄督府印有衆十餘萬而許定國獨以老將署總兵心自矜負興平至睢州許定國讓所居第爲興平庀具甚恭興平一日醉甚謂定國曰公卽作官從乃公言耳乃公定策穿鼻諸公卽靜坐亦何所不得於諸公者定國唯唯不敢仰視明日乃大高會請越撫臺陳巡按同堂待食凡高興平從者人各兼饌以百技給五百人每席勅人交持之夜分醉不得出各就寢乃辭撫按起長跪請興平云有所留興平猶偃蹇自若定國乃呼左右縛興平自據案坐數二十餘罪推旁廁中興平左右無一脫者黎明乃鳴鼓誅之越撫臺陳巡按方各踉蹌墮城下裸體逃去方是時許定國自謂無過迫於吞併爲揚州人報仇冀以擅殺自贖朝廷不復深罪之也又黃靖南得功與興平

讎屢治兵相攻定國屬靖南布欵於貴陽貴陽初聞信在閣中見大僚撫掌殊喜曰今日得一佳信高傑乃爲許定國所誅又數日過青谿懷宣宅問許虜功欲自贖如何青谿矍然謂若此則三鎮必疑異日誰當與共事者不如卹高傑因使夫人自治其軍貴陽又唯唯歸遂擬如青谿旨宜令高兵自行報讎於是高兵益恣不復可治許定國斂兵閉山砦中請寬政不可得高兵入睢州無長幼男女皆殺之定國奔據考城高兵又追迫考城虔其郭黃靖南乃率精旅下揚州欲掠高傑妻并其貲亦爲定國批亢而廷議固不可以大義責黃靖南而靖南亦私自貳稍與左師往來亡何而王之明童貴人之事起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曷之姪係途窮附高鴻臚之僕穆虎者欲南趣苟活而穆虎居爲利遂謂子興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

詭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

童貴人者從賊中來有狄將軍攜帳中陽奉之謂是國母也有子屬之黃總兵鼎使告劉廣昌廣昌謁訊之談上陰瘖年貌日辰及諸王宮事甚備廣昌輒信之爲具黃舩冠珮所費萬計諸總鎮撫按皆以臣禮謁見不異中宮三月朔日入漢西門上驚怪甚盈朝皆塞默謂是奧秘非臣子所當言高倬爲司寇廷鞫置刑具諸將帥門者動咄咄云臣子鞫國母大恠也廣昌凡再出疏亦猶之靖南云晉人有言國有男戎亦有女戎用兵之詭有戎間亦有女間是所謂女間者也白童氏至上下不敢問而間并販婦咸云天子棄其故劍嫠婦泣其著簪立語詭詐當國猶與中涓比欲誦關雎以自媚於上上亦唯否咈吁有所不可

凡都下及臨安紹興七八選無一當上意者而諸臣猶采之不哀於是左良玉死矣良玉之子夢庚指斥撥路大書諸過惡與許定國合而興晉陽之師定國所借二李及河北諸被 者鼓噪南下再屠揚州覓高傑妻孥不可得遂引兵渡江五月十二三日遂入都城距上登極之元正一週歲耳先是數日上聞許定國句敵且下名對諸當路問所以禦敵者當路云國家所憂不在敵今賊從西來當調三鎮竭力討賊諸九卿連章云賊繇袁黃討袁黃則賊自退矣袁黃者九江督師袁繼咸初督學晉中爲張孫振所陷繫刑部晉中士民詣闕訟之數萬人上爲震怒反逮孫振者也黃澍從開封司理爲御史狷忿以才自傲常廷詰貴陽不得舍陵寢而就綸扉貴陽亦詰澍不得舍楚方而就西臺坐是相惡也左夢庚發甲時黃澍已自拔不在軍中而

夢庚所爲檄頗閎麗傳者率云黃樹爲之夢庚已焚九江破安慶所馳檄用九江督師舊印署繼成名於良王之次朝廷用責繼咸不能止左師良當然朝廷聞左雛東下輒檄三鎮兵先後渡江靖南廣昌甫出須濡而許定國所挾已屍之渡瓜儀矣許定國已破瓜儀上又召當路問所以禦敵者曰朕無意大寶諸臣強爲之今日何以措朕意諸臣各俛首青谿掌中密書遷都二字掩映示上上爲默然發嘆先是一月晉陽之義稍著諸當路躊躇謂周鏞雷演祚黨遍諸處誅諸黨魁則蕃徒無敢動者故以四月初旬殺故給事中光時亨山東道臣雷演祚縊殺禮部郎中周鏞庶吉士周鐘亦不匝月而敵寇雜至貴陽青谿懷宣諸賢者遂擁上出通濟門南渡溧水栖於洞庭之山歲月屈諸天人交應嗚呼可鑒也夫後世君子必有起而次第其說者以僕所聞樵斂之言實陋且踈不足以稽也

興元紀畧二

懷宣之殺金沙也廬江與富順實贊鼓其間以謂坐立黨無名乃用懷貳心構亂與雷演祚同律先是介生從北歸內議未甚苛欲卸惡於仲馭咸云下江南檄實出仲馭手以此陷介生介生甚憤欲殺仲馭旣稍開悟私相泣也歲除之際欲先殺仲馭置介生不問而介生問問無輸平之意又八九月間仲馭甫下獄諸交知爲覓千金置玉帶人參作函書上貴陽貴陽怒甚曰此何物溷我將謂我賜獄同阱也遽持參玉見上陳諸黨人平日所作姦類如此雖萊城南昌亦憤憤謂周鏞無狀當治也旣用解石帆爲大司寇欲次第平諸獄石帆初平夷無甚忤於諸貴而萊城南昌又提挈之意稍用平反諸貴乃購一宗室子力



也夫

三事紀畧

崇禎十七年臘月十六日緝事人從水西門獲一妖僧中外喧傳以爲定王僧披髮鬚然頗有髭語言閃爍自稱大悲云先五月潞藩過其舟請共話時在楓橋與錢宗伯往來其實五月初議未定潞藩尙未入杭州而所謂楓橋僧大悲者固老衲與諸名士往來非是苾芻也馮錦衣趙忻城審不得狀韓內侍云永定二王薨十四王無所復問而妖僧口喃喃但稱先帝某年月册立爲齊王改爲吳王皆囁語如風顛狀是時臘盡將以上辛郊祀上帝議某與錢宗伯省牲將至天壇宿齋馬瑤草突云妖僧事與牧翁有連似未遽遽舉遂以此輟南郊之典某在廷告諸當事云昔王敦犯闕茂宏尼之云是天子何得遽爾敦悖然

云未郊天何天子之有今日之事已祭告寢廟安得中輟當事嘿然沈御史宸荃連疏論之當事謂言官聽詞臣指麾又謂其氣高卒調外去妖僧再審時於其袖中得大小文字六十餘楮皆吳越名士交關書蓋楓橋大悲架上物詰妖僧交關狀亦不承上持之甚厲賴孟津叩頭爭之付炎中復以錢牧翁及潞藩疏辨得不深究而妖僧尙滯獄中三月初一王之明童貴人突至龍江其先一夕乃誅妖僧然自是羣妖沓起不可復禁矣妖童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此離將至南服藉名色餽口耳道遇高鴻臚夢箕之僕穆虎者爲稍稍拂拭從清河相攜入南都居數日稍聞緹騎微迹之遂相攜入浙中渡錢塘過陽溪夢箕知事漸著乃具疏自首閣中諸臣勸上徵還上曰吾前星未曜果有東宮吾育之不猶愈於遠立宗實乎馬瑤草亦

私遣人追還時諸講官無有在者唯劉正宗嘗供事東筵王孟  
津爲侍從表望對非是之明初至時會百僚審實獨云方先生  
知我蓋謂方拱乾也拱乾業披緇作方外游頗與異類交又髻  
髯至腰爲目食所艷王之明初爲東宮環衛在班行常嘖嘖王  
孟津方桐城鬢鬚盧令也閣臣不在會審之例之明又呼王先  
生何以不至上乃命孟津審既孟津又對非是其實孟津亦不  
在東筵孟津乃 丁難已五六年無由別東朝長少儀  
表也而中外談者共云東朝真實上實祖景帝事欲俟所生而  
諸大弁將卒受北庭熒惑咸大譟訾及當宁三月初十至望前  
後所貽謗書詆乘輿者至萬數千楮左鎮遂出惡聲黃靖南以  
疑似調停勸上優處以俟論定而談者益恣不復可禁左鎮寢  
寢有晉陽與甲之事馬瑤草索其提塘官痛懲之引造言搆亂

律將與雷周同處其提塘破萬餘金倖免乃作之明血書上左  
鎮左鎮遂引兵東下焚九江圍池州破安慶馬輔乃遣人調停  
發百餘楨入安慶安慶爲按兵十餘日不下馬輔乃悉召靖南  
廣昌十數萬人并黃蜚鄭彩楊振宗諸水師悉索上頒需馬蔡  
相與復閣馬頓足曰袁黃二豎儒敗乃公事朝夕取二豎儒縣  
之藁街卽棄江北甘心耳靖南兵戀輜重不肯行馬輔一日三  
使趣之其親丁坐守靖南廢餐寢靖南與廣昌悉索渡江而許  
定國率敵騎下揚州如升虛邑史道鄰輿櫬從定國謝定國爲  
退一舍翌日引兵索高興平妻子不值遂屠揚州破瓜儀天子  
避兵與懿駕分道鄭羽公未師四潰而敵遂入南都某在路府  
右序問馬瑤草瑤草未嘗且不切齒飲痛於袁黃也曰微袁黃則  
破敵功成百事就緒矣蓋指之明血書繼咸黃澍捏造敗其鉅



功云避兵之二日敵未入都都民破獄迎之明正位詔諭百僚  
孟津以不辨天子宰相喪其鬢鬣今爲唐世同文之所憤咲  
妖婦童者亡姓名爲汝南巨娼甚慧黠從諸將軍游或欲聘之  
曰會須毋天下安能從銷金帳內淺斟低唱也先是上在藩邸  
頗斂色黃貴人已歿諸貴人無當上意者得童貴人親幸之亡  
何賊破藩邸童貴人死以名號微亦不及追贈諸內侍無知之  
者上亦爲初不姓童卽哀册中所贈二貴嬪是也而河南人盛  
傳童貴人之麗會上屢選婚京中一再報罷下雨浙采淑女又  
無當上意者中外喧傳懿旨約國母須不束弓有才貌中州閩  
然謂上求故劍須如童貴人者權將軍從賊中來率二萬眾降  
於黃鼎遂出妖婦示黃鼎談上起居與黃先后歲月日時誕產  
事甚備黃鼎告之廣昌廣昌不學以是故劍著釵以當葵曝無

不納者廣昌遂告陳潛夫云此真國母不可以儔人相遇潛夫  
先過妖婦寓處行四拜禮呼國母并進奉御諸物撫臣越其杰  
悵然以謂此嘉事奈何後我又會許定國殺興平二人踉蹌出  
榛莽中欲借是自蓋也廣昌具疏未下已造黃舟朝諸撫按郡  
縣渡淮矣上覽疏愕然謂先氏安得有此來卽付刑部鞠明重  
處耳諸法官懾於廣昌又心疑前魚不錄亦恒情無繇質辨之  
也高倬爲司寇得內旨用授鞠治妖婦輒出惡聲詆譏不道司  
寇移請內廷親問諸中貴執言妖婦無近天子理欲付慈禧宮  
治之慈禧宮言舊內無此人妖婦出輒云慈禧宮非是而廣昌  
又申疏云童貴人有子金哥已六歲卽棄貴人何以置此子方  
部鞠時高司寇責其不死妖婦亦囂然謂吾有子無死理也及  
王之明事并發中外詞疑左良玉檄討諸姦不載童貴人事劉

廣昌自知前誤委罪於東鎮以狄將軍黃鼎皆與史道鄰往來而馬輔深恨吳爾壘爲史道鄰監紀與聞其事卽票逮繫吳爾壘及陳潛夫等不數日定國挾下廣昌慙憤遂降敵諸狄將軍黃鼎之師俱紛紛化爲獍豺矣嗚呼人造之孽不發於天措置一乖百器俱碎陸宣公有言貞元以來河北降心者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亦措置先後有以服其心耳自宏光半載而後閭巷勃谿以朝廷爲池取洩渤下裳湛浸其內而馬阮張蔡偃然欲挽天河以洗甲兵使史賈爲之猶未乖醜一至於此也

黃漳浦集卷三十三

雜著

責貌

貧賤相求形神互詛彼此詆訶莫知孰咎旣乃核其颺寢視爲左右神若無過形宜受之乃遂呼形切責告曰嗟爾百節之族五官之屬爾去觀乎吳市乞兒眉間一尺臨洮阮翁腰下丈六又盍觀乎子鮑美豔宋生容冶公孫苜之詭卓東郭君之脩雅莫不動若山移行如玉徒入若璧歸出如火起是以女子授餐匈奴駭金下國嗜名上官漾心豈厥采之有加乃獲體而居欽嗚呼爾長不足以共夸短又不足以自怪美無譽乎閨中醜又不足驚乎方外爾曾不如帝仁敦洽專陳國之事幾衛邑哀駘奔朝歌之婦子爾曾不如嗟中子昂潁川仲師眉目龜施佻姚

見奇嗚呼維今之人莫不相貌形麗者據高座身低者受末教  
既昵巧而穢說亦望偉而奔走嗚呼窮美極醜甚脩絕陋皆足  
以市世之觀而皆子所無有子將比於中儕尋其亞偶爾乃不  
如北海康成太原林宗會稽子春陳留蔡邕譙國叔夜南皮仲  
容咸有八尺之軀不出十步之中見者知避揖者稱恭而乃毛  
領不殊柯葉無異傑佼相觸不能俯其胸儔衆廣坐不能瞬其  
趾或五問而再答或十睨而一眄爾當纏帛繫囊鏤掌藝鬚工  
笑雅步塗粉施朱委蛇折支昂低學語苟不獲乎衆歡則自湛  
其所樂孰若朝化鼠蟲暮偕草木流波問之土梗變更宜乎邱  
壑而猶沓雜道路酬對然諾置如土堊之遺灰收若秋畦之刈  
粟嗚呼人生靡不有初埏埴維其所取惡孰爲揉麗孰拒之爾  
曷不取防風之骨附以仲尼之肢牽僑如之骸承以子朝之美  
而乃裁中景宴斟酌湯伊去取於哲白之間棲遲乎脩短之際  
哉

責和氏璧

曼倩好張緣茲見輕乃責和氏大慮矜激時和氏璧上大官璽  
侏儒譖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什  
爰赦劉楨使誦其事楨曰非惟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  
授色於寶其命曰淫德不潛不足以光而見責於陰其命曰蓄  
能不擇主緒貨而輕售命曰胥靡智不足以衛其親奔罰而嫁  
誅其命曰有尤之妖若夫璘石爽明以革庖犧之朴枝斯西錫  
下發重鎧之藏青鳥遠卻於白環赤爵謝飛於黃玉茗華名勒  
伐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鎬池君四世之靈光昭於上時  
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於西河積寶如山非徒餐衣之夢雨金

在櫟兼申灰棄之威爾當其時人質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  
信款中之見疑而蘊美之就戮用當遠迹溷塵椎光瘞采襲以  
千薪櫃以層崖使繪網之下羞寶石於陳倉而燔燎之餘恧王  
籤於泰霍爾乃處不守藩字無寧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虹  
之氣結於上蒸使夫儂佻之徒窺如樓於積紫抵巇之輩汚圓  
景於衰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暗投人而見怪固外炫者之中  
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戾過以功掩亦  
在於茲爾復冥然顯不能章罔異飾以自華使賤目而致絀象  
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銜寢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麾焉  
固其宜也入則妬之豈爲美哉以至於淫朋既宣明庭下棄載  
道無遲遲之心循牆有佞僂之態轉匪石而與歌樸同聲而共  
屏爾於其時宜痛自礪亟剖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

碌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足冒塗謝於荒葵之  
智亦何其爲善而名亦衰爲惡而刑亦邇也於時塊處將且半  
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踵與心而相讐游間之徒舌  
與脣而俱弊然而竟無噓灰之祥候續之氣動異象於牛墟  
榮光於河際可以釋於眾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  
投知之際捐斥峯甌揮振菌薦訣雲寢辭巖殿須宏璧於東序  
要巨貝於西皇燦色上射燠氣下簇方使蒼夷之使盥而授圖  
戴理之精呈於羅席及於觀聽盈庭皇宰在列忽焉自秘等於  
頑質卻白日而震光揚圭海而乍竭燕石嘻舞於鄭衢珉珠躑  
躅於他山使夫蒼巒爲之憤衷林莽爲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  
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之有莫贖之寃生我有無聞之歎自貽  
伊戚不亦羞乎夫磁石揚神於外使方諸浹液於元池苟寸瑜

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寞於孤知傾國之姿  
取憐於泣血使夫飛鉤著膊獨擅吳冶之靈驚鹿露壇自邁列  
星之價哉由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攷其爲累不如土石  
於是劉楨指所磨石作而歎曰夫石出荆山懸崖之嶺毀之而  
不加厲譽之而不加榮今世礪礪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  
存哉

### 演白馬

白馬非馬也言白則離馬言馬則離白故言白馬非馬也二不  
可以爲一名不可以爲實一名一實乃滅其實故言一曰二言  
五曰五言七曰七言二五非七也言白曰白言馬曰馬言白馬  
曰白馬言白馬非馬也道莫大於刑刑莫辨於名名有所不居  
刑有所不鉏萬物改於殊毛庶類分於殊曹故晨四夕三羣狙

以之見智殺狗非犬墨翟以之明義馬二歲曰駢八歲曰馱七  
尺曰駮六尺曰驕毫在馱而爲驪白注跨之曰驕字定之以髮  
名易之以齒故言賞馬非賞白馬也言殺白馬非殺馬也遺命  
白而誅馬則盡馬齊奔馬而賞白則獨白也白以方雨馬以方  
水言雨之非言水馬以比木白以比薪言木之非言薪聖人察  
言貴同言而異情辨士捩形尙同形而異聲形與言之一區情  
附聲而屢遷故伊尹之負方俎非俎也甯戚之歌白石非石也  
師曠之警衛君非警君也易牙之烹其子非烹子也俎石君子  
皆實也負之歌之警之烹之非實也象盡而徵名名徵而象化  
故白著於馬先馬窮於白後靜者與之審幾察者與之徵數故  
拭畫則畫也拭怒畫則非拭畫也索杖則杖也索曲杖則非索  
杖也十珥而一美故無十珥二宣而二桃故無二桃意與體一

隱意則體二體與意二離體則意獨也舍同而係獨故祖己之別於己直甲之別於甲刊獨而名眾故王弓之不如言弓楚人之不如言人也核實以立言立言以尚義尚義故器不宛制器故言不誣殷人白牡存白則非其牡魯用駢剛依駢則非其剛牡爲白所存駢爲剛所依故白牡非牡駢剛非剛也且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易稱曰龍潛見飛亢皆非龍也詩詠三天口昊悠蒼皆非天也龍之有翼曰應無角曰螭天之闇曖曰昧平日曰爽故龍不係於緯鱗天不係於昊蒼物有繁名名有比象泛與之以親愚精言之以則智因彼不涉之以名體測此不殺之以名義故以蹄角名牛則勢蘭於鹿獐以鬣走名馬則鄰分於狼兔是蹄角鬣走皆可以喻白麋獐狼兔皆不可以喻馬也故離馬思白者坐有得白合白名馬者終無以得馬以辨

求言故非言合言求道故非道賞忠臣之非臣殺死黨之非黨故人去名以務實離二以求一旦夫白馬非馬者聖人之所貴也我公盟於唐宋公遇於清我公宋公非公也鄭人來輸平宋人取長葛鄭人宋人非人也公子商人之非公子未若世子止之非世子也司馬華孫之非華孫未若大夫盾之非盾也故不諦白馬之非馬者必爲馬所貨不諦二言之非言者必爲言所迷質言者去支辨言者欲離因曲木以爲裁設棖樽而睹勢故謂堯舜之愛子非子也姬旦之戮親非親也析馬而白見也楚王之非天王與夫楚王天王之非王也鄭人之非周人與夫周人鄭人之非人也析白而馬見也物各有景言各有客樹馬者景白主白者客馬故白馬之非馬猶馬白之非白樹景之非景猶景樹之非樹也鳥則能飛飛則非鳥狗則能逐逐則非狗靜

以相體動以相意一以觀形二以揣義故北方之非方可以例方上位之非位可以例位名視言而不惑刑程名則不亂故不知白馬之非馬者不可與道立言之旨也

釋色無色

凡色無色也青黃朱皓皆一也物譬於稱名色喻之易字名因物而可稱字隨呼而輒應故繆彤之字非一聲印目之色非一證號犬曰厖既彼聽之不乖烏鳥多白又何疑於非彙哉攷字色之同遷雖蒼素其屢易迂儒塗目虛剖居方之文喬士亂經遂描尅勝之義將謂星分五石綴縹蓋以如機月驟九衢燦華甄之隱道五色爛然五名章之瞪目以承何其誣也夫色非無色名色非色也大白曰啟小朱曰縹將方染而雜呼固白縹而朱啟然則黝質齊於丹文紫莖亂於綠葉莖葉會意而不更黝

丹涉目而假化矚其所始雖離婁而莫分等以無稱非衛鮪所能說矣乃若神獸居方原非一色誕符改服蓋不同章紫泉青火見幽涉之經白木黃金著尋常之令土則錯壤相殺氣則同候倏轉咸更指而目殊傳無訛口而耳不變加以物有成形聲無定囿故謂南有白龍北有蒼虎東有朱雀西有元鳥也夫天成物則有彩聖命形則以象色之所寄性不載之青龍多喜白虎多懼朱雀多樂元武多憂然則喜怒積於中氣色呈於外不待指青黃赤白而知其歡樂憂怖也且五帝之異尚如二星之殊好箕作風而靄暝畢作雨而暹娑雖陰霽之異形非箕畢所命色故夫黃圖綠錯禹或用之尚元黑玉黑龜湯反因之尚白元非白所勝白非元所生偶見蒼夷之文遂倣銜鉤之義要歷世以改觀故登車而易服是知周同尚白殷亦尚赤赤白無定

名尅勝無常色故曰金白非白也火赤非赤也易黃以白則白  
璆同價於黃金易赤以元則元火平題於赤水價定故色遷而  
不移姓停故名更而不化夫貴賤之尙因乎宜吉凶之制循乎  
令殷以縞而祀郊周以素而弔唁慶弔合施而同之貴越人不  
知有紫胡人不知有素紫素互迷而同之賤情有所合則名色  
隨之矣吳楚曰黑秦人曰黔燕齊曰白晉人曰皙稱黑非黔稱  
白非皙故謂夷施至黔元妻至皙也且葛盧聞聲而知牛角之  
白聞狂聲而不在白仲尼聽琴而昭文王之黑睹狂琴而不在  
黑龜著扞撲而知赤素之方矇瞽逢占而辨青黃之色意會於  
無倪口傳於習說何必白之爲皚皚而赤之爲赫赫哉先王恐  
色之難名故假名以辨色色如曲直名如是非是非託於說曲  
直託於性故色之無黑白猶說之無是非也天積遠而爲蒼水

映聲以成碧滄滄涼涼著初出之義鬱鬱滃滃望參差之谷色  
旣隱於難名雖轉名而非色是以是非寂於至言蒼黃止於太  
素如謂彼此而異呼則名實之不應譬譽虎之以班類贊狐之  
孔赤雖有合於恆稱會無當乎受識未若謂鷺羽之黑同飛雪  
之黔險麋之白類焦炭之皙足以開乎羣疑未有駭於眾聽也  
夫精於理者則不假於形精於形者則不假於色理有不一形  
形有不一色五金不同色而同謂之白五水不同色而同謂之  
黑坎白坤黑兌赤艮白旣殊雜卦之文二黑三綠四碧九紫又  
見乾鑿之度故軫雲宜青而如鶴秋霞宜練而多駁甲日之人  
不必其服青商姓之人不必其衣白參五形之黑白則齊天下  
之名色故謂木丹葉而綠英練本青而染白旨定以立名言鷺  
以成性是以謂驪馬之皆黃慈烏之皆白九藪之草無青枝干



鷺之身無白羽也

文心內符

原夫雲物在天考占年之驗星河屬地昭辨土之分既垂象以成文皆矚形而知著未有組衷爲編緣華測幹不能獲其性情觀其致用者也榮葉風殊文心波詭譬諸元象則抱背乖珥璫之常方於坤文而岸谷著川陵之異文人互遁所由來矣夫尼父七觀而獲尚書之蘊姬公六法以課官人之方鼎立則魑魅斯窮鑑存而鬚眉自別爾其含濡欲腐不出一毫鑽研殆窮未踰尺幅射響則倫籥倅鐘徵藏則瓦衣畦黍渾渾夫婦之歡噯噯方員之說知一覽而畢窮可無煩於觀察也若夫簧筵殊吹錦縠異織宛雛之與狂鳥同有五采之章檣杙之與騶虞均爲班文之蔚咫尺不齊霄壑斯遠爾乃相其精神以觀其佳惡診

其真贗以核其精實精實著乎八彰真僞分於六匿八彰之道曰識曰幹曰彩曰韻曰理曰裁曰致曰力識馭義以西迴幹挾波而東注彩者得於弼中韻者得於朗外言理則蹈淵而出珠言裁則考律而成尺曲折巧取之致適發強挽之力皆以貌其神情而適於通變乃如六匿之媼附於八美擇兩而窮取備斯露曰因曰剽曰會曰習曰寤曰繫弱者取因類南生而蠻語強者取剽肆胡人而華歸會者問馬以待牛習者狎浮以避水象罔而得珠則寤駭於乍覺蜩蟬之鳴夏則繫絕於移時此六者皆辭囿之鼠狐文困之稊稗也流覽旣從錯綜斯覈乃可駕其毫帆入彼臙海識長之人多異心敏而目爽幹長之人多決獨前而氣旺彩勝者傍禮以夸哆韻勝者質物而容冶理見者時信而鈍愚裁見者時窮而束雅多攻之人善風多力之人賈壯

其大概也稟受既殊緇蒨各別苟不滲乎五匿皆可試其一用矣若夫全什俱陳諸器互出人已難窮文不一律爰當澄慮疏觀絕囂去稱合始亂以循環刊楮墨而抃掄觀其動挺於環蟻之間揀其生離於屬綴之末或識長而幹短或幹肆而識齷或彩足而韻希或韻流而彩薄或理緣裁而見枯或致與力而相扼爾其徵用也名心不恬矜飾太上敘致則魚睨錚鏘標會則鷺引自若折之茗柯不殊嗅之霞氣四搏遂勢重而體虛味芬而中燥其爲人也多交少可脩外好內不可迫以繁端而處以下位也利心不盡時見渣滓敝帚之享千金照雉之眩五彩陋則沿常奇不割愛遂體實而道夷形矯而氣下其爲人也寡交類默偶比類和不可處以患難而託以妻子也欲心不絕俯仰作態每頻出以輸情或一句之獨巧才溢者騁足而紛敷言至

者低聲而同護遂俾雅以救鄭舐巖而出窈其爲人也美言飾服動靜雜作不可授以高位而許以生死也又至罡氣不折鎔冶未合坐扼險而凌厲往迅至以彊禦若其爲人質疏志密言淺意霍雖畸性之恆殊或圖功而見薄與夫未忘文學猶存剝蠹或倣儻之往來交才諳而蠶午若其爲人慧闇平均通礙則一時忽忽以若忘遂前卻而退直是雖可以共貧賤不可與共勲業也苟近五徵猶妨八美而況於出六匿之途以溷五徵之用者乎賢能之界錯於五徵婦寺之流藏於六匿故因襲之人懦而昏剽竊之人貪而伎附會之人詭而陰操習之人諂而靡若寤之人狂躁若絜之人偏癡此數者皆長跪以承唾夜行而鳴視禍至則不知利在而欲死也然而因言多美剽言多奇會言若通習言若素寤言若警絜言若固與時俱諧則世爭尙之

矣夫竊脂之鳥以名而見惡渾敦之獸以形而受戮雞鶩烹於  
稻糧狗彘死於糠粃今爲其文而世貴之者是柘山之鳴放士  
有吹律之音而猩猩之呼往爾卽前知之契也且聲音之道渺  
於文章鱗鬣之微麤於繪采然而子野聞琴知作者之興哀琴  
高相貝通彼性之愚慧口齒頰目以別駿駘疏促高庫而通氣  
化焉在文心苞萼吐以垂條毫楮神靈傳其眉目而猶患彼贗  
售苦於暗索者哉苟若鑑之不昏信在茲以獨解雖遠籛聾瘖  
可取以共裁而樛欒輪困無辭於永棄矣

文心外符

若其貧富貴賤污隆遲速可眡而言也夫梁鷺林鶴飢飽定於  
異棲而兔爰雉羅禍福分乎殊性虎豹咆哮則見褒於周易麒  
麟聖善以膺戮乎春秋覽物類之固常知文人之大數也爾謂

紛敷繁郁集苑者居多寢陋污窮擇枯者不少理冲閎以得壽  
氣矯躁以得天譬諸笛短則其韻高絃長則其聲穩故安祥之  
人多富疏嗇之人多貧挺清厲者必貴受濯注而爲賤貧與壽  
爲鄰貴與天相半然而樛欒宜壽何貞松之延年蘭芷宜榮何  
朝菌之肆采且夫富人必嗇貴人多貪躁人亦壽夷人亦夭此  
宇宙之故然而斯世所常睹也今以清郁覘榮冲閎擬壽豈絳  
灌之文盛於賈生而盜跖之辭和於顏子哉攷徵文之符驗固  
同契於陰陽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則異采之  
下必有清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命也苟宋而下以至班  
楊左馬之流而及張蔡嶰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藍互蒨莫不鏗  
其鉅響樹爲宏標然而升者至今史潛者稱賓客休者享令終  
咎者值天孽使得從容行間正命牖下已爲過矣安望貴且壽

哉徵文之道方於眡脈上察神理下診氣色故文有四貧二賤  
七駝六天而繁疎腴瘠腠靜躁未嘗與者託志元冥不競驚  
食局心鴻濛遂迷馬足叱鄭賈使負新齊貴交於穎僕此四者  
皆貧也言不眾駭不以爲高行不眾違不以爲是此二者皆賤  
也警發近驕矜飾近傲述古傷於諷刺談今遲於時事獨賢見  
訾並賢見忌更唱遞和比黨見疑此七者皆駝也覃思元勝則  
鬚髮爲枯極往難還則寢食斯廢失之困於心靈得之妒於造  
物假荒宴以鳴通遂柔靡之寄豔此六者皆天也夫文俱四害  
而道齊一逆雖復湛以灑氣納以義華豈能收清郁之榮而茹  
冲閱之實哉晉奏清角而隕夏霜周鑄大林而虞眾口聲律變  
乎中則應響乖於外矣若夫極博之故彙乎神明至精之原通  
於聲氣亦有觀形以知命卽淺而會深是以長卿死欲文蕩而

奇淫子雲多難志沈而磊砢鼂生比禍於韓非主父齊殃平李  
相毛羽旣同零翮斯合又如孟堅之準司馬亭伯之傲楊雄傳  
武仲之適氣時疏崔子真之壯懷未老皆不出乎樊間遂共寄  
於籬下以至於敬通夸誕季雅凌俠元叔之輕率體傲而粗正  
平之敏達機通而淺瑚璉之用旣殊豆籩之薦斯足奚由斯而  
言猶未敢謂才遇之相撓六九之互厄也且如中郎之藻當世  
攸推陳思之才於今共羨然而中郎質陋覺貌過其文陳思繆  
悠使情溢於器而聲名赫然不已泰乎故使周且徵文則枚馬  
之徒亦不踰乎郎吏召詭考旋則崔傳之流猶未幾於不惑况  
執毫楮之披離而問殿最於造物者乎是以智者窮原而得波  
博者披華而相質窮原之方極於四害披華之故彙於萬物譬  
之松柏後凋而有不死之草蓓藟含實而多夕萎之英必兼察

於陰陽乃無惑乎休咎也綜其大要則因性爲文緣情得貌或隆  
汚於治亂或紕伸於暇遽元叔之體幹魁梧而編章率易中郎  
之神明俊偉而文藻卑庸將非神之攫於屯擾而意之分於世  
患乎四害中攻八美斯變是以亂世之文多刑盛世之文多天  
汚世之文多貧清時之文多賤刑政衰而尙刻覈禮樂盛而入  
淫奢流泉出於巖壑逸響滅於雷同皆必賢智乃罹斯患申子  
韓非相如子淵鬼谷虞卿楊雄桓譚其大概也若夫不死之草  
值於炎方朝生之菌榮於煩壤雖復寢陋汚窮不能使之賤疏  
齋矯躁不能使之夭豈必平津之曲學脩麗而後享其侯封杜  
下之委蛇闔張而後宅於順命哉

七卜

觀夫原野紆迴山川盤結仰飛鳥之焉棲俯游鱗其何極地剖  
千區階無一尺於斯時也乃思登於閭風上臨槐江下履樊桐  
攬聚邑之縱橫相旅居之吉凶若夫三毫翼翼金板割於赤烏  
二水潛潛赤符飛乎天祿靡大湊而不虛無一姓之能固帝王  
且爾而況於人乎或謂嘉土可以集兆安止易於致福王檢埋  
而氣銷金椎隱而地鑿朝暾震離鳳覽暉而下之破冥茂已燕  
銜泥而避焉然則原思匡坐於褐塞曾參決踵於商歌孔汲漏  
二旬之餐惠施寒數日之火或障形乎蓋幅或依宿於樹下皆  
蹈地而不擇故其居使之然也於是僕本易人性不重遷流覽  
九虛苟求自全驗土色於簡牘蓋先相而後卜爾其日交實沈  
婺女晨中因其介邦遂圖南方此其初相也爰觀夫祝融之都  
回祿其棲彙長離而成幃管明璫以爲箕是有石火自燃朱英  
不萎璇星散而下橘龍目湛而上枝條結四時之花禽銜六瑄

之吹暨乎熬霜沸雪山無不悅之膚膾島臆邱波靡不來之趾  
蕙幼從風蘭老習水豔與目會巧以意起琅璵鏤其菁蒨流霞  
落於暮紫故其居人宜於文章容容離離薨薨將將湔紫水而  
成綺叶丹邱之歸昌掃翰則枝幹離披吐辭則芬芳酷烈莫不  
辨若焰山解如沃雪象錦石之斐然倣江流之不絕加以寶洞  
勾連石困相稠左副瀦霍旁通羅浮幸有薄田一區短牆數尺  
渴飲神漿卧枕怪石當景宋之在茲坐枚鄒於列席園吐奇葩  
池泛文翼佳人雜坐清歌歎息亦足以蕩洗煩穢游泳無極矣  
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離火揚揚其中載陰華言肆章多淫彼  
心水居能炎陸居能沈去此洄波從彼白金既而辰在鶉尾厥  
日中畢車輒退坤轡擊落日茲固元金之攸百萬物之所悅也  
則有驚巒刺天危根絕柯尾曳岷江齒噴長河勃勃蛩蛩顛顛

差差虵抵崩而通都神踏離而疏波鎔膏鍛髓絕青發紫銷以  
羊骨堅踰佛齒陽龜奏文陰縵成理魑魅泣而潛山後伏避於  
寒水鏘以珮服灼不可視故其居人重節使氣百折不凋一言  
而死論行與黨決脰相尙啞啞王侯撻擗卿相衡諾則重於犢  
牛繫命則單於五兩莫不急友而緩妻進難而退利手白晉軍  
之頭口奪江神之勢加以敦物二岑蓮檜三峯滃翳翠靄蜿蜒  
白虹幸有石交數人捐晦一井斫柏成門塞蘿就帡上懸胡洽  
之劍下焚黃帝之鼎戮衛鞅於其前烹主父乎其間往來精怪  
辨折靈姦亦足以舒發幽閉闡揚廉義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  
曰蓐收豹頭白面執戟王母虎齒班髮羅列不利於人乃遷胡  
域又如日在壬癸帝始殺其黑龍辰交星紀天將讓其尸濕雖  
出游之所忌非走馬而遑及也則有禹京所居元冥佐之襄城

雲雨尚迷七聖之車大麓風雷不晦有鰥之道宜當真人萃集  
元理迴抱乃有鸞顏上楹暝風踐草豈異類之在覆亦穹然而  
互嶠但其地脈龍從城脈絡屬貢達八方河通九曲北堆臙脂  
左浮鴨綠稟月精之孔良驟天驥之逸足電發星飄鳥追日逐  
是以皇霸取材雄桀策步各依塹而設險乃當闕以啓路故其  
居人喜事而慕功貴就而陋窮背必與燕然俱紆冠必與熊耳  
偕崇聲及吻而號雷足及屣而徵風肘腋微高閭闔暮通加以  
良常之都萬物所藏水避茂精石飛安王幸有地足立錐梁供  
懸髮揣摩成算霜暑不奪出安百里之城入端尺二之笏亦足  
以拳屈成生挺幹就沒矣然而其卜弗善也卜曰聚石爲城車  
則避之漉塗爲羹眾則嗜之雨雪淒淒行人載飢太隗具茨焉  
知是非至於太簇發律蒼龍司路登四觀之極墟歷二宗之泣

跗周覽蓬萊憩足雲霧時則觀乎窮東矣爾其巨浸後擁大陸  
前趨神府授鑰天倉儲胥裁斥鹵而下供羨虞衡以上輸八蠶  
之綿出於天孫七屬之甲藏於人間搔數探淵口觸心悅寒鮮  
鯉以陽霜冒巢龜於海雪萬戶爭芬千口齊啜此亦天下之便  
樂也復有明君聖主時來封禪駕六龍之沛艾舉九旂之泮渙  
小者蠲租稅大者賜紳弁玉檢却箱丹書如貫秦皇去而復連  
周孔徂而中反故其居人稱書說禮家懸明堂之圖人傳介仁  
之旨富與适而學施貧與憲而分恥口訥則云金人之緘箴手  
鈍則謂神錘之斷指踐踐莊莊自以爲是幸有陋巷餘隈東家  
墮地施絺綌之薄帷誦雄雉之亂詩走如循牆動若發機觀梓  
得三見羹知二亦可以出語百姓坐對妻子矣然而卜猶弗善  
也卜曰東方之木其繩則直削板受塗比功厲石刊澤剝膚載

斷載斷雨露謝膏自受厥患凡茲四隩該爲八方雖俗尙之異  
等必妍醜而相當東南爲絳其地多女道德之間流爲言語西  
南紫合老幼雜還文章之溢而多遊獵西北黜望旣載龍象之  
尸良屬喙黔又稱大鼠之地是皆不足爲至人所永居君子之  
就治也旣而厭觀四游勤思中州春秋季月百卉尙茂從鄭賈  
之輶車託范公之末舟則有轂擊百隧連軫萬貫金築走馬之  
堤玉雕鬪鷗之館何趙袖翻非燕歌嘯裂絲泣乎房星江流咽  
於竹管樂如臯之笑言約上宮之繾綣復有白氏開堤玉繭構  
房九龍出於飛薨五馬坐乎雕梁斗井星疏鼎榭龜廂重霜下  
而試溫十日並而爭涼夸以示英佞以媾歡每絕景而突開忽  
異方而競端莫不列蔭蕤蕤弄音喈喈瓊方殷宮璇疋夏臺故  
其居人容貌鮮好笑語愷樂乘魯侯之躡馬倚衛公之重較齊

景羞其方乘王喬讓其抗鶴生長百年不辨五穀雖復掘以崇  
高旁瞻大小之室遲於西谷中定上下之思非有子晉之純篤  
王栩之沈幾相與鑿白石烹紫芝其不足以久處豈待問於卜  
筮哉夫壤處沃而易淫物食土而多蠢故晉鄭而下瀝澗之澹  
刀帛之所出入垢濁之所停滯也若夫大海之外十洲所宗山  
玲石瓏乳垂脈通瑤花長陰琪樓嵌空勝穿握契之亡隩吞鍾  
南之堂靈璇自鏗寶玉相縱上靄霆而若闔下窳窳以無窮鷓  
雛互御虬螭來從神餌出乎其間奇書毓乎其中或怪獸之所  
防或異聖而別鍾邇則發寶可扱叩壁而入遠則慶忌窮於奔  
馬夸父衰於軼日故其居人言辭疎澹神理遠引顏若丹聚膚  
如縞振豈特焚石舒步獨致簡子之驚呂梁披髮足動仲尼之  
請加以聞寂忽荒冥接可遇隱士無禁司闈莫禦誠得家人同



志孤絕上征斲巖就棲命霞構楹梅真之過石庫彥方之咀玉  
英應曜分席於角里馬遷抱慚於伯陵亦足以敝屣一世冲遠  
自命矣然而卜終弗善也卜曰蟠桃紫瓜千年未華蕩蕩滄江  
欲平白沙遡洄從之道阻且邪百神將將來於家夫方圓同  
剖川峙如粟出五方而擇土猶未得乎所欲將謂犬之喪家豈  
瞻烏而無屋既而屏氣低回裹足言謝日月積矣春秋邁也忽  
大悟之瞿然遽翻然而命駕乃見夫汗漫之巨都鴻濛之曠野  
爾其真氣渾淪靈風上下來鷗鵬於天路見陽羲之小假次仲  
之翮曾不足以乘埃穆滿之御又何能乎秣馬用有北斗因之  
澡身秦壹借以鍊形既混朗之罔見但招搖於元庭故其居人  
處無帷幙行無轍迹麗服非章夸容何飾宮名無爲殿稱元默  
等四海於坳杯視二華乎蟬翼黃老既無以喻精孔墨又難乎  
比德於是寘策拂衣翹首而歎曰嗚呼吾食於太和休於廣莫  
譽我不能使吾良非我不能使吾惡多奪不能使吾窮多予不  
能使吾足途何側而稱悲國何腴而鼓樂吾安能受吉凶之營  
營肆馳驅而薄薄哉重爲之筮曰應龍翱翔周遭四方朝沐陽  
阿夕棲扶桑解角委鱗穢除文章昧昧神淵二儀迴光帝遺元  
珠盤桓不傷使君壽考與天無疆

七策

丹魚未剖玉鈐未發綸鉅垂絕屠刀將闕恐脩名之不光守貧  
賤以永沒乃訪禺獮爰從秦壹青編綠簡接禹穴之書霞坂雲  
岑授羽人之籍皆言比竅梁術方轉轂導榮貴若懿女之就筐  
挾纍窮則輕塵之去玉垂世載下列文維七古之賢者未能讀  
也則有伍戶結僮小年計碗遠識在心成誦若默庸拯彼民遂

著諸策其一策曰乘天之可坐致百貨居德質合乘刑違破壬癸  
虛其競末庚辛委而無價大陰直金三歲而一穰天下再康二  
六而一耗陰盡之歲亟出大畜陽盡之歲宜反牛馬觀更建以  
易車揣反勝而徙野時至勿闕時去則謝或往而復留或迅而  
俱瀉以妃出者二歲而亡四歲而贏五歲而大豐以子出者再  
歲而豐三歲而壯四歲而驟窮南北占其牝牡支甲別其雌雄  
聖人居鄉愚人當衝失其道者困於塢壁得其道者峙於王公  
凡天之數日月主之每以弦望禮於櫺牖讓其盈縮遠其薄醜  
相旗中之實虛乘太白之疾守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富百倍  
也其再策曰攘地之寶若探其抱天下名山殷殷盤盤大陰產  
鐵三千六百少陽產銅四百九十神禹定錯著能抽於五臧阿  
衡會圖別易反於四列南有種珠之戶東有引金之石波斯之

胡集離婁於睫間崑崙之奴馱飛廉於踵腋彘剖則砂草示曾  
青之方氣交則羆虎發鏐鏐之色皆取母以徵子或授魂而獻  
魄走之非脛飛者逾翼若夫苧桑百畝橙橘千樹沫交越之餘  
鹽扇求陰之末鼓亦足以下方半縣上抗九府撞巨鐘而列食  
節細管以和舞凡地之數氣氣主之每以時正觀於巖澤動若  
鳥獸蕩若練帛升高以射就宿而弋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  
富百倍也其又策曰縣庭盈困其道從人佝僂任春威施糞塵  
壺絕游婦門希雜賓亞旅師力主伯師智食前之筋畫算握髮  
之童授藝仰掇則極乎附枝俯拾而窮於遺泉越山疎葛方八  
鑷之襄岷江蹲鴟蓄九年之美醪漿千石不需於唇繒帛寸緘  
不賁於趾加以吝未失道儉猶邇禮洞酌之卮實中蔽惡之牆  
障外風過河以微損日懷璧其奚怪亦能委金窳地繫縑成林

託車馬之前步綴薦紳之末矜凡人之數井竈主之每以晦朔  
涓其益搗察方位以屬祥滄蕭黍而薦假對坐不夷向語不諱  
無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富百倍也其四策曰阜人之道載寄  
於畜巡月令以孳耦依方土之攸伏六晦之池納上庚之鯉五  
特之野蕃成坤之犢牝鯉三十以敵千家特牛三秋而蔽半國  
馬盛則緩繁桑之收蠶盛則更水草之牧喪易之羊利於險阻  
負塗之豕宜於大麓既斥害乎儻羣乃徐相其耳角穉者勿取  
老者無服當藏不出時金雞於泰山當出不藏牽玉羊於西嶽  
凡畜之道星宿主之每以昏旦辨其司直先豺而祭豺先獺而  
祭獺毛避參虎鱗避箕豹蠲地施布異形設報無失其數十年  
之間亦可富百倍也若其五策世所共習未之舉也辰沅之砂  
鍾華之鉛丹邱之汞上池之泉扶桑納薪還丹致真葱漿之消

元玉酪珠之化水銀規鼎象於首山洪鑪比乎峨岷上窮遺音  
下絕紛囂道淫元牝氣蒸赤霄發爲母金以息上鏐或如浮所  
有燭銀之泥西國有煮金之葉雞吐媚人之鈿樹生兼翠之層  
皆可吹以神硫釀爲妙藥上聖不恡出鴻寶之書大澤可分錫  
公言之爵信能融鑄砧石璀璨塵沙齊糞土其無誑變大地以  
非誇凡神之數精氣主之每以庚辛冥採靈物通離坎之中機  
搗烏■於上窟不失其數十年之間可以鈎致白狼焚灼檮杌  
矣若其六策要眇儻秘行之者不疑知之者無訾參人於天黨  
畜於地棊攄奇書役使百鬼臨川而祝逢逢入山而呼飛飛圖  
縣白澤符稱天水皆先馭以元炁服以靈散委維之狀無駭垣  
方之象如見然後攬扶魁魘馴駕異獸策馬之神告其吉凶持  
杖之蟲禦其飛走又如夕月蠲溷晦日祀竈庭瘞三皇之文佩

勤五嶽之貌外厨行於烏喙內形隱於龍草叱紫冠乎南窳辯  
鬚胡於西道皆能車郟黃金淵瀦奇寶凡鬼之數掌距主之每  
以衡維守其鞬域兩衝二壘握風后之奇九武三步發文密之  
跡不失其數十年之間亦可以出入隱庫游行金母之際也其  
七策曰舉貨之要善盜而已日有義代物具制勝因巖而抵觀  
弱斯并下泉激乎上機猛獸來乎佚阱火乘雷而此豐金盜山  
而彼損造器制仗帝已命於蚩尤息土湮河神未誅乎伯鯨故  
術以精而後行福方發而必剋謀深者得全言淺者利折黃帝  
之陸起蛇龍國子之水竊魚鼈皆爲之無胫篋之勞動之絕冒  
矢之孽也凡兵寇盜賊之數心目主之或在權量或在觚足或  
因與以爲取或故紂而得直進俾犀隼之利退齊蠖螾之蟄每  
以宵旦料其虧實學摩揣於二霜試飛箝於一日十年之內亦

可以遨遊井里懾伏親戚委佩縱橫 富無極矣凡此七策以  
羅萬者得其一則輕和氏之珍用其三而薄純鈎之價歲有異  
遷道無一反五法布於軒轅二書藏於句踐皆因智以爲淺深  
規才以爲脩短故猗氏發蹟於醜窮白圭擅名於猛鷲郟公之  
巷無居人王孫之家僮萬指廣漢築圍而連山樊君閉門而成  
市卜式攄憤以輸邊子仲儲胥而効義雖未通於要眇已坐稱  
爲高訾夫仲尼發執鞭之慨而子貢任術以連騎西河信有命  
之箴而冉有徵需以得富爰知琳琅寶井悉鑿人謀裨海環牢  
同符鬼運夷吾徵逐均少伯之心膠鬲魚鹽亦計硯之旨術寡  
則命多窮邁疎而才始見吾誠若此豈憂貧賤哉

### 山庭迴移

岷峨鄰宰鍾嶽同寅邈衷於帝哀世無人覽煙馳之妙旨翔霞

牒而更陳夫以埏埴同故毓孕殊緣分爛燿於星野敷慈蔭於  
芳荃申降神而輔錄山出器以登元蓋顯相則庸而陰稟者捐  
雖隱現存乎其人而翔潛標於所處故寶有不愛之心臣稱不  
蔽之舉若其下上從飈吸呼在氣等浮蓋以若塵擻方輿而如  
履泳洞出蓼水之間翱翔在伊洛之渙斯言秣而何駒雖向留  
其莫繫蓋亦鮮矣亡所用之如必律清尚以涓彭責潛夫爲卬  
疏噓之而不揚載焉以莫馭熒莢與宿莽以同枯靈菌與茸卉  
而共瘵何生者之已靈而抗之恐不克執用爲符不亦固哉若  
夫尺寸著異巖廟共賞取材於藪因膏於壤遞起遞卧之司爲  
晝爲夜之掌守離珠以餌鳳耀若華之垂幌煜澤媚川還蛇飛  
爵或有山而溢銀豈無荆之泣璞金玉下羸滃蔚上薄揣維君  
子又曷不然所以傳巖不逃賚弼之徵有莘亦負忍詬之議易  
類鶴鳴之章詩同鴻漸之旨車畫牆於山雲路成蹊於桃李帛  
在園而有賁虎從風以獨起於是赤霞爲之建標巖泉爲之響  
道鶴延書而跂膝鷺望埃而舞翮殿移斥佞之根宮徙叱門之  
草玉律動而百谷齊青華平見而千巒俱好至於丁丁伐木翹  
翹招弓聲同則應道從而隆眾叩元之爲牝雞得祀而維雄石  
指跪綸之迹人築取履之宮亦有辭於嶽瀆無曠乎天工所謂  
物與時泰德與人崇我友見同舟之興爾侯有空谷之風夫當  
其巾車未至野藉未忝飛淵曉流石梁卧塹涼颺泣秋圓暉射  
暗抑孰佇而不荒又何歸而不絕似蕪城之洞心類幽房之啼  
血豈謝怨乎王孫固恐鳴於鷓鴣迨夫鳴騶不入折芟徒勤雖  
遯世而不悶亦沒齒以無聞荷製秋其暫裂蘭無人而不芬青  
松落垂絲之鬢芳華愁不雨之雲與夫痼疾已成膏肓莫却荔

網加於白魚蘿罨施於黃鶴繫層巒之密圍委園檀之棄擇陷  
如不測之淵局有不開之鑰且將翫我以山鬼斟我以狂藥築  
我之宮庭填我之溝壑於時隴首無光石門何色嵐曷語而依  
回湍吞聲而曲仄豈曉猿之不哀顧青崖而將泐亦何芳杜之  
開顏而井渫之無測也至於紛繭雜陳盤根互薦勞虞子於上  
都頓龐公於劇縣人如廢瑟之絃國集吟猿之箭歌先祖之匪  
人思西方而不見巖壑幾傾官商利變豈可使石鼓徒轟神鉦  
自震絆鳳翅於曲阿繫麟軀於迴嶺託嘯探薪此離形影令白  
雲有侶而蒼生不拯執斧柯以佇望顧龜山而徒恟哉若夫匡  
世無韜藏身有智通深爲藪穿壑爲窳款鹿豕而入羣晉石泉  
之爲贅但借鳥以知還故聞空而向喚時復恬情幽踪舒懷遠  
則亦可謂猿鶴之私人松蘿之狎客去若乘飄處若旅食雖終

世以盤桓亦入林之迷惑卽懷魏闕假步山局遺蕙帳捐霞几  
杖利策牧名豕岫如屋社之邦雲停過午之市未足以動魄而  
不匱怨心而未已也乃復遷怒上京結薄都邑甑已破而屢求  
綆方長而不汲覽德未下瞻烏未集愁桂樹之蕭騷悵攢峯之  
翕葺適以滲於俗情章其褊志使望石有女子之心而丹穴無  
知人之智用當抗奴於衡崑秣芻於天駟莫閉青牛之關或擁  
芒碭之簪同彼車之卻載亦爲舟而不繫庶不欺於游人故可  
復乎上帝於是封煙拭日絕巘迴姿醉叢條以玉醴柔疊穎以  
香颺理吟龍之方澤澄神鹿之上池旣呦呦而鳴侶亦皎皎而  
歌詩勿言首陽之粟不穢商山之芝信河清其可俟亦苑葉而  
匪時請輟朱公之哭以停公子之思

乘桴廣引

天子適趙誠聲於河帷裳漸車鱗甲生波四顧滔然作而歎曰  
亡不濟此實命也夫若夫東闕天浸俯盪地軸虎豹失山龍虵  
激陸望奔馬之橫流震太華於西覆外若汎舟中若集木相夷  
服而可居哀舟楫之不作其先則有軒轅之帝邁迹丸山遺居  
元扈從七夜之流魚詔萬神於陰浦汾陽有喪我之心亡壑有  
昆虞之慮皇娥筮之浮於窮桑其兆得吉洵維厥裔各極四藩  
耀若華於日出舉鳳駕於窮鵷踐北澤之黃虵馭東海之青蠻  
穆子筮之從於禺疆其兆得吉又有孺帝高陽東漸蟠木儻彩  
鳥於搖山棄長琴於大壑淳芒筮之叶於歸墟其兆得吉亦維  
帝堯欲刈其莞而逃於蚤冠崔巍於蓬萊難日月於爍火伯益  
筮之徙而南棲其兆得吉又有帝俊之靈其化離越禮三壺於  
九淵帶八鴻於四達竹林蔽江瓊枝覆月夜不績而自縈稼驕

翹其向發相鴻筮之託於乘黃其兆得吉又維有棄夾魚以龍  
建木之西蹤淵其中入膏黍之沐沐潛大澤之融融九巫筮之  
守其靈服其兆得吉及於交密從元蒼而稽經分青赤而入穴  
冀得澤於猶來流不濁乎繼發負舟曷疑裸國爰沒帝開筮之  
獲天之籙其兆得吉又維偷王用其豸虎金版出地玉馬逃藪  
馳寶器而入周闢新朝而開土狂叔筮之子飛不食其兆得吉  
亦維二姬中懷鬱尼歷塞庫而得誅昌玉門而見羈獨舉之爲  
清先見之爲智釋衡陽而不居名勾故而得疑泰伯筮之沈於  
東南其兆得吉於是乘桴廣覽四海紀之以招搖要之以太歲  
審眾哲之所從信九垓而無外爾其人民則有氣孕之渾厖神  
生之奇窈窳候月於靈芝辨占風於相鳥陸生蹈波潛行釋棹  
其君子則有冠帶之國明組之邦馴獸象於周園韋承改於夏

封其宮室城郭則有市集大人臺稱眾帝蟹兼千里之環蚌吐  
層城之氣其祥異則有翔鸞戴啟遺玉肉視三壽之狐來征於  
伯杼九井之禾上升於仁羿其安駕則有騰黃著角史林尊耳  
概得馭之千歲亦凌波於萬里其饋獻薦璧則有秘珮百雙枝  
斯千篋發羣玉於鼉梁繪元華於瓊牒丹含天櫃之山珠綴玕  
琦之葉其父子昆弟夫婦君臣朋友則有連臂之司遞主而王  
復蘇之民相發爲世士羣處而不矜女不夫而得繼繩之以德  
蚤蠶然不異其號申渙顯狗風而披揚波而震取鹹於澤不見其  
盡於是缺焉望崖莫極因之反顧九有頓失銀河與澗水而俱  
僵月槎與泛梗而齊出赤龍時來大魚方溢綠文滙闔色之波  
景氣盪龜鼉之室金銀之闕議而不存方壺之仁辨而不悉但  
蒼茫而上下兼千古之髣髴於是榮光不至羞沈璧於臨河彎  
弧而奔濊比如於洛水見赤人之提撰東海尙潛磨黃鉞於陽  
侯西山徒恥於是循南樞之孳孳辨日出之湯湯考納謀於齊  
景陋獲魚於帝荒舞水商禽詎詢楚沴銜書赤鳥不問吳亡於  
是巨鱗負石避箕尾之上星赤烏絃歌去通藝之末列涓子貽  
論於彭咸崔嘉致辭於徒狄於是鬱確回連已蕩邱陵之陂洋  
水攸魚不顧鳴臯之寶先人無櫻罌之夢傷行無迷陽之草於  
是改轍從舟棄車臨波載覽滄茫焉求斧柯乃託緋纒之詩而  
興沂泗之歌後漢伯維亦聞而作曰嗟呼行哉吾以虛獲實終  
不償失夫盛明之際尙不委質而今不去今竟何爲哉祖敏之  
徒乃歌遠游擊其汰曰漪然哉屈氏有言超氛埃而淑郵兮  
終不及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又焉知吾之所如

器難



器難聿曰傷哉才也胡以爾為終日濡首經歲瘁舌盼脩毫之  
暫短理勞心而日拙聞古則攢眉就隸貌今而豎體從役既輸  
巧而不封復道醜以見黜仰不能承磬何以折一旦才盡倏爾  
溷集棄若塚頽用如薪積能不獲多勩不見惜不如去之從於  
導尾汝濯苦溺臭拂香足但懷姿而踰聲故掉首以澤理容與  
從風頽仰飛英語無一長棲遲碩卿幸得類從以為爾榮一旦  
神盡殉於其人侔彩畫嬰分巧松塵不如去之從簧與笙舌鼓  
操動羽滿肉輕發游鱗之頑心總靈禽之妙響振谷為春功雲  
欲上涓阿假其微唇任膏抵其危掌一旦舌弊毀節裂指冷露  
悲於越臺寒雲泣於吳市不如去之從鈎與鉅命以一俯受以  
再佞上援下揖以引籛條辨有鬚而自伸體如弦而向絀垂帶  
戴糶軒眉截臬旣咎譽之兩遣亦入出而自得一旦力衰絲絕

委地刻虬斷鱗鏤英喪蒂冥之溝壑為土所食不如去之從於  
莞簟疎志豔中弱裏窺外為歡盡於片時舉眎極於一睽舒卷  
霽陰歛欲雲靄貴與寵和便為巧最一旦用窮下體俱穢斯寢  
遑安登車有礙薦剝馬之非宜芻捐狗而不愛不如去之從於  
輪轂嗜遠嘗險自狎勞苦往則趨塵動而忍詬但技馬腹爭名  
牛後乃被以丹紫錫以瓔玉輾杜衡而鳴鏘驅電星以肆逐一  
旦途窘陷於泥中爨有勞足視有反目鬼車師訛蜚丸帝作不  
如去之從於鍋櫬遠致千里安託後藥脂以澤口韋以繞指枯  
柘得而瓊飛商轅失而北徙是以吉量慚塵鉗且假利物匪微  
而司權道有先而命旨頽然若放白以為是一旦棄置不如虎  
子以吾相爾亦胡以為

自詛

爾有悖德者四反性者六爾跪泥首聽吾詛爾爾多嫚寡歡惡  
說曲禮喜溺儒冠爾寡信多假道卯有翎呼鹿成馬爾偏尚奇  
癖舉世所歎一嗅十日爾易約難樂行無通阻動輒痛哭此四  
者皆悖也爾心非聖賢口誦其教視爾不臧顧我則笑爾心服  
佛老身悖其義東鄰殺牛西鄰禴祭爾形體羸弱志意羸惡特  
好殺人兩觀夾谷爾中懷脩潔外託沓雜數從曲室嬉笑媒狎  
爾性喜諛人惡人吝已推崇不肖掩抑賢士爾脩文賤文遠武  
貴武介胄則喜翰藻則怒此六者皆反也爾具數惡不改不玉  
乃復雕鏤蟲心盱衡鳩目畫倖氏之末指爭飛廉之騁足乃使  
祝翁刑雞皇人斬馬出咎繇之豕喙歃巴涂之血赭乃剖爾心  
剔爾目噬爾指斫爾足竝懸都門爰叢世戮捨目捐心夷足迸  
指託貌渾敦以爲世恥當使牛羊踐爾寒冰冥爾魑魅守爾豺

虎界爾罄地荼毒一皆試爾爾具五靈云胡勿思皇皇昊天三  
物在茲

彈陶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宏景名崇矜飾志圖清傲本  
疎上懷豈荷真職臣按宏景委雉道成遂總奏記兔園之筆斯  
濫鶴禁之澤圃歎爾乃逆義求陰疾趨避景諛辭青苑搔首朱  
門夫東方朝隱矢諫於上林巨靈見精重懲乎土木豈有遐想  
巢雲近阿築怨扃戶掩扉而明雅尙及其舟棹遄征車帷載道  
徘徊臨水傾竦盈朝雖蹠二疏無方兩福旣而蕭鏗被難故主  
就沒爰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非幾言而贅矣若夫  
蕭衍攘主齊祚云移邏將之穰甘露刺史之見騶虞淫士市招  
佞臣鼎沸雖寒越薜蘿飢捐芝瀝未足以望徑閭風問津員嶠

遂乃薄浣烟霞大飾塵垢五集讖文皆成梁字先脩賀表進之於朝夫道成相諮未衰叔達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也如謂天子故人廊巖同慶未聞牛牢脩書於文叔德操奉表於蜀后且晝日二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別貞女詎有肥遯之逸民而踵懷清之寡婦日煩營構動稱勅書言之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按真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旣爲二許攸棲未煩晉主之牘率皆道齊元牝璞隱無名今三茅雖憩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晨宏景不應濫竽茲土且上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廁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宏景僞爲冊文私錫徒弟妄傳真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踐王弼之更豈特外益醫方有殘蛆命下經鄆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園牒需正

明刑

駁葛

葛稚川旣宏元宗宜領真秩以述作繁多遂乖羽化乃使通人摘其疑誤或以稚川不應旁遵屬命孤據大藥乃作駁曰葛稱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求之必得命屬死星則其人必遠仙不脩其事然則彭公呂望自應長沙之星仲尼子淵宜分虛危之宿使仲尼與呂望同學亦必不仙彭老與子淵同晨亦必不壽也夫星周五轂各有生臨曜歷七璇俱逢衰廢天以動故不拘人以靜故有主凝神之極退日隕霜動氣之徵移星結竦此足以明氣之無獨稟而命之非所值也且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奪非天所能者宜謂積學造命緣習成性猶之同金而冶鑄冶成則鑄異於鈎同土而陶器陶

就則嚳殊於瓦越人樂鑠故致罇而集百神秦人樂缶故懸缶而徵賓客是以琴高乘鯉亦出杏門老聃之徒而有韓子樂辨於人情則稟窮乎天畀稟以予星樂以予人今既云所樂善否判於所稟則必不得謂移易予奪非天之故也既予奪而非天又安在星辰之屬命乎夫命之脩天因於所值則命屬死星永絕久視命懸生宿無煩大藥又謂服金如金服玉如玉不服大丹不得遠引者何也夫大丹之法授之至人以示五行之極精藥力之至驗者耳非謂邱壑之叟直須鼎湖而烟霞之姿悉關珍澤也使必釣是玉石斛計丹青則八公之富不及劉安四皓所資無踰秦后然而安期控鶴非假阜鄉之財子晉吹笙不問周庭之鼎谿父以鍊瓜能飛毛女以餐松易貌安在蓬萊體道必無真人而寶藏假途乃成大藥哉而謂輕舉之氣稟於自然

夙就之緣益徵星命是則命乖自然靈丹齊於搏黍生懸死宿神漢等乎潢流維真訣之難逢適大丹之無用矣且謂金魚著誓啞血成盟神藥諱於異名丹方虛於隱術夫術不可傳不應復著而爲方悟者自通不必復詭其名字既託旨乎神奇乃逃真於隱諱非所以明至人之無僞釋下士之大笑也下士樂外故喪真至人守一故無累廣成不必鑄鼎而道茂於昇龍脩羊不必煮金而神標於題脇青牛之誥曼於五千元牝之宗無踰一要夫謂峻腹而絕稻梁局齒以辭濃郁者謂稻梁之滋於世故而濃郁之增其臭腐也如使慶弔之故不亂其中芬臭之味無關於口雖復時近酒醴小饜梁肉已不害於永年無乖乎輕舉矣又況於沆瀣貫中芝菌養性滋五臟之內華喻二儀之靈妙者哉是以行炁之久可以服神守一之精邁於通化至夫蒼

黃潮激庚辛自遇食前置器不用竈神之砂枕內出書無勞淮南之術如復強彼鈍頑聞茲奧域得之曰術不得曰命是使漢皇意怠至老而追非中壘覃思接踵而受禍矣

### 樟讞

青原之下有樟一株舞甬三尋薶礎十尺度其穉齒可二百歲厥高未極然其直中伉門之闔橫當巨艦之圍舊社已改屹於道側殼萃眾目是召賈匠聚謀其下鈎繩既具鑿斧畢立趨告石子誦請伐之石子曰是何罪哉爾謂是醜質直中翹體道氣于霄摩蒼不善為媚爾謂是體鉅葉稀傍無附枝取陰不稠獨行苦離爾謂是華實無聞芳芸不颺載高以堅辛烈自將爾謂是比楠太直擬榕遜碧俯視松檟時有傲色爾謂是飲椰夏漿餌榆失麩續稷之需材具是賤爾謂是沙棠宗素文梓尙績負

雕入器雖樸不貴爾謂是露能揚采拙於用大退藏不密好脩之害爾謂是眾譽所歸亦集厥咎章章之振羽鏃是受爾謂是取名太僂則行觸大諱帝問不宣乃傷厥類夫是九者皆非其罪而見困於鈎繩立催於鑿斧不亦傷乎於是匠人斂器屏立若不敢請者石子之園丁顧謂諸賈曰是唯鬻之而可矣夫鬻人者不害人而有用於人不用已而有利於已昔者文王鬻觀丁父於郡武王鬻彭仲爽於申湯鬻伊尹於夏臺周公鬻膠鬲於妹水或以與已石子曰嗚呼是何言之未譬也我則有才殺之不可而又賣之假辨於彼而因以爲市自非有道鮮不爲厲矣昔者魯人鬻管仲於齊秦人鬻士會於晉天立其僮鬼護其令衛鬻公子鱒於木門邾鬻叔孫豹於假室鬼平其價天司其直迺若淮陰倚強販酈於澗水袁絲多智質鼂於吳市張侯善

佞嫁房於涼州魏武護名騰衡於黃祖皆機發於皆既承於跗  
會不如蘇張之蚤蹙相負范蔡之狐狸自聚今吾以合抱之木  
易銖兩之貨進不享其業退不操其器雖贏百錢不改卜肆曾  
不如手執鎌鋌朝落其垢暮取其細園丁曰不然昨有善於陰  
陽者來相此樹云其下有息壤去此樹則得佳竈不去此樹則  
不得佳竈昔者成子去宰我而得安齊出公去季路而得反國  
如不可去則請徙之昔者長孺徙於淮陽而張湯永世仲舒徙  
於江都而平津高位今命十百之工發尋丈之埒曳以駢牛埴  
於封塹辰戌當歲水土正合日月之液是生青汁徙之可矣石  
子曰野哉以彼體抱豈可徙乎且吾不去此樹又安往不得佳  
竈也昔辛氏之母不委鬪菟以爲霸輔孟嘗之父不扼田文以  
爲顯主鄒人徙孟軻於魏鄒不益強魯人徙仲尼於齊魯不益

富是以展禽振衣油油於柳下屈原濯足纒纒於潭渚張長公  
之寢食不出一車袁夏甫之啓謁不踰環堵故君子不以緩急  
易操不以愛憎改志安之云也何必曰遷之云乎園丁曰然則  
如何曰放之而已若乃天清日明條卉欣生松歌猶鬣柳叶房  
笙吾放汝於蘓落之上樗櫟之下含芳斂馥躡躑自詫又若天  
陰地靈蒙蒙四作夔魃晝行魍魎宵哭吾放汝於困敦之囿胥  
燧之圃葦虎茅龍悉索與汝又若沍凝冰結車膠柱折鶴掌顛  
霜馬目平雪吾放汝於清泠之淵蕭條之壑僵卧收聲元根獨  
復又若微薰南來黃蜩東出安期至自蟠都桂父來於月窟儀  
導葳蕤賓從勃窣吾將放汝西王國子之西北人無擇之北炤  
影不疑食力自服又若迅電啓滕疾雷破山焦原之叟遺灰呂  
梁之老不還鬼神蹲蹲伏竇窺關吾將放汝七聖共迷之澤三

神不削之野筮魂未與支骨自藉於是賈匠園丁相視而笑曰  
是封之也何放之有石子謂是四議不確立爲之讞讞曰  
楊館柞官天所樹爾寒不媚何其倨魚肱貫蒲神所贊爾行離  
立何其僭服艾盈要揚輕颺爾懷酷烈何其癡翠旄絳葩俛欲  
奪爾色近傲不可活五鬣四繭紛霏霏溫飽不營何所追飲腦  
食蝟尊松兔爾樸入雕安足齒荏染柔木緝之絲昂藏輪困戮  
爲尸千指所集人自死眾譽之下不可理爾負八網難擻逃況  
觸大緯何所號谷深冰薄材已老刀鋸不忍橫秋草鬻之不可  
徙已難幽篁禦魅尙安瀾放爾桃林倚危石敬身戢志不  
天膏地髓扶白日

石能言疏

石不能言非不能言也凡石皆言而隱其聲聽有不至則窮於  
默也故曰環耳之答聰於聽黃言之罇瞭於眇答自言其有耳  
罇自白其能眇然而師曠善音實無關於輪躑離朱遠照固不  
居於睛睫繫齒無上徵之音垂唇絕噓羽之韻今謂耳目精於  
眇聽唇齒尸其出響則謂石能言不亦諒乎夫口未嘗能言攷  
形而受言之號石未嘗能默攷聲而居默之名喧歸形而非口  
則口實無聲默歸聲而非石則石實能言核形而聲著核聲而  
形離石之能言其標指也今夫抱玉之璞與被褐者同謙他山  
之資與執簡者等傲廣陵以青材爲磬永康以文松作枕皆因  
其自薦遂合於無異譬之木人豎指以得日南之途楮葉書字  
而通殊方之旨指不假舌於征夫字不授聲於使者皆入目而  
輸笑辨方以通曉是削木之人有韻而焚楮之葉能笑也夫攷  
聲之方忘其前言則思其後答觀匠者之所應而知石之然諾

矣故曰人有百體皆無一聲石具至言不因乎竅何則百體會其膚體嚴石會其礪石馮風而含雲體貯精而滅響其致一也人方寐而石之體見寐方覺而石之聲傳石有千年之夜人有五百之晝當其動則良齊皆言值其息而兌舌無功是言之全棲於石而聲之半取於人也或謂人身有性而砧石無情夫身觸體以皆痛石觸體而皆堅皆痛以爲身之性則皆堅以爲石之情是痛不住乎一襟堅皆動其四體不得謂人獨寶其寸襟石永寔乎形埒也且徵知則百體俱到徵心而百體俱頑猶觸響則全石同堅撫竅而全石同滅豈必百體之痛剖之皆心乃謂全石之知拾於片響哉是知聲散於有形心反於無物以聲命心而百物皆虛以形命聲則千韻俱出矣苟未通乎元理則徒觀其一察泰山之闕遠百步而連枝柳谷之波激蒼文以

起立潛形鐫像答來遲之詩岫嶺獨峯應野人之語漢有穀城之篇熒傳貞化之事雖祥怪其駢紛乃同根乎磊砢彼此參觀意象遇之則虎所之室猶未足以言災而子野所瞰非覃言乎物性也夫喧語之不可以告寂陰言之不可以導陽狂夫昌言於暗地醜石發聲乎白日動靜易地則爲不祥又奚怪焉然未可謂口之自應後論而石之實不能言也是以言寂則口同於石闕言喧則石闕於崩河口之語口相掩以藏汚石之言石獨彰而不蓋美惡剖於一拳則是非朗乎萬舞矣良言者以腹良聽者以目帝江之歌非口應龍之聽非耳也聞聲而知言觀形以爲默則紀華葉爲春秋豈知南渚有長生之草瞻月生爲晦朔詎察方外有不爽之邦哉或性慧詳熟動籥終曲遇杖而知銘觸几而成鏡則天子以之聞琴荷蕢以之辨磬吹鐸量牛益



之音懸鈴誦禿當之韻既會情以冥通雖滅身而顯告矣撮其  
易者則夫之言史義彰於莫陸環自呼環理適於于歸堂堂策  
策之魚熒熒同同之鳥皆未悉其譜牒已先揚其姓字然則零  
陵化雨自引差池之詩泰山合膚自解清明之易形相昭然譬  
欬晰焉是以秦皇封禪數立無字之碑周室侑銘重緘鑄金之  
口知碑自能語不煩茂陵之章而象已當言無待雨澤之動也

蟲書葉疏

觀夫天文之道極於縱橫人文之變屈伸而已故庖犧取直而  
敷爻蒼頡因曲以製字一則神通而著出一則鬼哭而粟飛究  
其本原不過曲直而靈怪宿焉是以聖人受籙則鳥迹與龍背  
同觀達士問津則蟻穴與兪兒等智邇無文之厥初知蟲象之  
至貴也真言既隱繁帙滋多字畫非殊意湊千出一言增損而

彼此異編隻句雕鏤則互洞詫異以蠲而矜豸類易柯以校  
葉觀者曾無尺寸之殊而作者自謂手口之弊豈不悲乎夫言  
辭競亂不過成行喙動煦分亦章款列豈特斷圭殘璧出羽陵  
之杯螭足蚪頭發鍾離之甕哉道苟足於無文物遂齊乎一葉  
或剝蝕於春秋或飄蒂於晨夕均無當於大年但繫供其蠹食  
也神智之士守畫不煩成形於簡悟風水之自然通鬼神之態  
狀朴以與身巧以與物故運目作禁而虵毒不侵啄木命符而  
春蛙自出治樹畫鵠為越祝之宗鷓鴣需沙即禹王之步此數  
禽者皆取交於喙迹而等用乎謨型未有體具神靈手挽物象  
積之盈竹素之間試之無草木之驗而得以持為長存託於至  
寶者也夫瀉水在地則或折或旋吐唾於空而如珠如霧旋折  
非餅水之至精珠霧非含吐之固象搏而求之濡手而已今以

文字不彰則聖賢無迹簡冊不立則經緯奚規此猶辨迹而知  
虎豹焉賭虎豹之文見錦而數鑷機豈悉鑷機之動哉夫燃邱  
入洛而羨洛邑之風陳人適胡而諗胡人之習燃邱非讀金櫃  
之書陳人非詳半月之譜然已曉其盛衰通其好醜者情既具  
於心目則道不謀乎舌筆也故與下士橫經則奧窔同於窪近  
與童蒙語篆則橫植溷於豎鈞是知言不足以存元字何能乎  
寄采淺深繁殺類於蟲葉之書則縱橫屈伸同於庖蒼之旨矣  
且物有至精情不互告沙蟲畫沙水蟲畫水楚吟越之侏儻越  
吟楚之馱舌是則蟲葉笑籀斯之支離籀斯宗蟲葉之盤詰苟  
同溷於不知雖比巧而何說所以葛盧聞牛識二子之爲犧公  
治聽禽得城隈之覆粟爲犧不載卜社之編覆粟非紀庾人之  
史而理有能通者信情性之相傳則形象可無設也迨於間數

相值探發奇中顏回策子顛之乘舟齊人譁桓公之伐莒妙若  
風翔炳於火舉乃使鉤靈識緯直會卯金之文石立柳生兼著  
病已之號幽而逢古誕爲符術皆復離其本標以吹其毛影神  
鬼之號其爲此乎如復元黃大沓則韋編同木葉之稀罔象俱  
迷則龍馬均蟲魚之聲雖集星辰於行間耀銀河以界畫猶未  
得其屈伸無助於波磔矣

### 討有窮檄

某日月檄告諸夫子君子謂夫維洛出龜惡四文之爲極有車  
載鬼張三矢而爲弧故氛沴必刊著太元之繫而風雲相感昭  
大易之經豈馮凶戴豕顧託類於縉雲而罔象窮奇亦馮陵乎  
元徵信曹惡之必誅念同仇而共勵剔垢期淨芸艸及根案有  
窮之苗裔不食於河及昌意之孽枝徬徨於道醜唯醜類褻或

餘魂始居沮澤之濱維處槐山之勝游候陰而共翔羽歸氣激  
蝸聞腥而計聚臭合聲呼昔我帝開釣臺之饗既不列於元駒  
暨我威公舉帷之羞亦無聞於白馬徒以荒莽之未清遂使厲  
朋而日恣爾其寒必依人既異蝨蝗之屬窮猶擇木仍親猿鶴  
之羣似咆咻之飢虎尚餘擇肉之心象蹠蹕之山夔欲假憐蛇  
之意粟斯微語而箕築風生依鳥乍現而負芒背發忽而目談  
可爲心戰匪徒沈履託於皇子之言不徒魍魎喜爲頑兒之祟  
雖夏鼎不圖識若敖之有似而犢迹能語知食腦之非良爾當  
周壁將沈漢炬中聖喪家發在野之嗟莫黑動非烏之見帶劍  
歷庭生猖狂於隸卒絳衣綦履號崩拜於盆兒爾乃長嗥懷隙  
樂見禍端蓬繫賢曹械以青楓之葉髡鉗哲士囚以白石之圍  
既肆志於璫塵遂騰凶於溝壑自謂含沙向的雖睿聖而無工

亦謂聲礮所彈卽專城而可奪連行抗騎遠借孤竹之鋒堅壘  
營柵近通子雲之澤泥樹幟於寒門夏猶負雪女揚沙於土穴  
履若臨冰圮族方命已遭虞氏之誅敗類成貪未擊大呂之鉞  
是以攘蔬棄水殪鮑子於河中覆粥來嗟及若生於齊市奪衣  
國士傷不濟之戎怡駢首交知痛共殲乎羊角溧水發孰哉之  
塚綿田焚介子之尸方竊斧於營頭首殘華裔繼植瓜於溫客  
悉阱儒生所湛荼毒不一其人欲擬明刑難償其咎加以詭秘  
莫窺窈窕自命誘公子於山間摧靈脩於鄂渚少令游學使有  
臯魚之哀長拘羸袒俾毀桑扈之行雖微譴而已奢況積雪之  
載見但窮往事已在宥前方今義輪耀道兼銜燭之六龍負甲  
流瑩示禦魍之四罪林篁有見天之時井渫用王明之福訪相  
屬之徵車遺光可軼豈含陰之積慘見覲未消用當去彼豐部

開茲煥若革鐵銅之面庶云在贖之條舞商羽之戈猶在必誅  
之例然且負固山阿伏戎陵莽信衷甲於懸鶉裂畫常之日月  
惕採藜於猛獸迷大麓之風雷屢出穢形數生逆志求餐得塊  
不徒蔑禮之曹命駕無輓何止奉齊之使舉肘臂而相彊造釁  
端於木偶呼庚癸而不諾懷內病於河魚信左蹴則右傾及東  
拉而西墜猶欲擠屏肅又昏墊能謀挾砧壤以紛途辭何能闢  
駭麀麀而戢首羯馬亂羣將攀樹梓之庭易之以棘幾使裸身  
之祭化而爲戎淒然見纓短而帶長咋矣怪殘尸而虎齒豈特  
害羣不生馬寶非維改服困於漁師當有漸熄之燧人盡噉餘  
於貓貉亦有淪胥之臣僕歎爰止於瞻烏計此屬之不除俟文  
明而何且況逢屯極久肆捆紲哀野之虞踵至擠石之慘旋臻  
戰紛華而不勝徒有見肘之臞信踟躕之有倫益長剝膚之勢

失水吞舟蕩見勤於螻蟻枯魚銜索泣相過於清流朝野無良  
源實在此神人共憤蓋亦謂茲曩維網漏旣悔罪之無期今已  
陸梁豈遏劉之伊始先朝博士弱不能師司馬重行亦徒後殿  
烏號谿子不發鏃於韓原兒戲搏沙亦反譏於細柳是以崇墉  
逾仡優軼益多勤以澹蕩之杯漿如不以報以尺二之牘志乃  
轉驕然其規態亦已莫述計其盈衰又宜有定伏已而盥其腦  
未知見地之躍馬而左其社將逢濟水之驗破斧焚舟是  
今日攝足加肘卽在車中雖卻魯般之胷已猛猙不披曼倩  
之經素無拳勇况有騰龍之戴刃觸魯縞以何堅矧司戶之驚  
霆當煩壤而易發惡羣喜單因容朽拉狼倚鹿俟亦若薤灰爰  
統霓虹之旒當壁壘而繫星載勵弧矢之輝駕辟邪而抗道羽  
書出五緯之間烟火直七芒之下何幽不燭豈蟲魅之能鳴有

穴必窮雖蛇醫而可使張司空之老表削而加錚温司馬之靈  
犀燃焉作炬五兵俱煥六道齊張宜使非種而盡除莫云薄伐  
之爲武雖復飛辨傾城欲假生於蹈海廉貪無取計遯死於寢  
丘乞爲灌園之夫效於子僊之智猶逃天罰恐墜奸謀若復役  
使草木應貽鄙笑之端同驅鳥獸不知有道之恥蛾搏火而羣  
喧鴟向明而露宿此離我家室益奮伯靡之心割裂我弟昆宜  
破碩膚之斧枕薪之勤固爲此也鳴鐘而召豈曰過哉卽今守  
歲印天師越公而舉兆青霜紫電開武庫於王君入微垣而受  
命失道是司出絳府而揚兵維衝者隕塗山紅綃不甲者半干  
海澤神鸞驅羣者數萬况又三冬之畜摧秣於驂騮五技之長  
難矜於鼯鼠誓黃鳥而援戈鬼宜書哭挾盧生而迅弩獸亦朝  
號賁赫之勢旣如此矣隈坐之態彼又昭然咸當擐甲升壇怒

冠待旦畢夷賤行重關嘉祥雖鋤其土似爲石田而掩其羣猶  
且快意黃金銀紫之縣詔以待功帶礪河山之圖佇維肆力夫  
嘶風八翼猶應繳而分尸鑿齒重驅亦銜戈而并命營橋之聖  
且負恧於秦皇化虵之身乃懷慚於貞士不圖謂此自度蓋希  
卉肩蓄體之餘乃謀嘯聚據藜枕石之崇敢恣鴈行顧宣槐志  
且動營頭想其微醒不事天河之洗哀其窘念已極陰康之逃  
戒只長子之車用登於旣濟勉哉討窮之命共進於大通

破有窮露布

聞夫仰蒼發歎應龍受元女之節眩下用憂白虎執桃門之紀  
維造彼黎故子翼而必立况培良幹豈攘剔之未加侈九約於  
彤弧夜卻不祥之鳥樹四侯於荒域遠分有沃之臺蓋鶉鼓喙  
而蔡維賢明王之所惻念柳懷山而柔眾帝神后之所隱思所

以賢人潛處天垂四幙之靈德將窮星昏五情之象蒼蒼靡  
之築野魂從筏而流天望君之當塗女避壇而阻雨吾道未窮  
探絳衣而得鮒讒言將熾塞飛鳥以迷神苟潛淵之方揚信前  
驅而無失負雷霆以建鼓寂彼蟪蛄張景慶以爲帷銷維旬始  
然則大人方駕適捐越乎巨魘太史遺灰亦拂餘於圍軫不誅  
傾陷之相忍同夭折之凶陽丁於九宜還太乙之符金北曰羸  
用鼓大鼙之氣師以直而云壯行不滯之爲亨維今赤縣當正  
泰之候暨於下臣欣不蔽之日崖積雪以猶消艸垂枯而亦茁  
匪伯是精受元圭於白面善人維富兼赤爵於丹書知我者黃  
姚見流星之入昴西微者爲癸及繫獸之銜鈎信春渙則冰融  
有鼃鳴而鼈應女牀集鳥故無取於次瞻君囿樂遊且自銷其  
虺蜮所以人洗蒺藜之苦家傳不置之詩釋繩甕而授纓郵支

可繫解擔簦而載璧五市爲傾遶首山而泣焉不獨蒼頡之書  
釁夷吾而薰之非有浴牲之感洞其觀火逢立遁之妖狐逆之  
者亡知將賜以翟犬臣某忝覆四垂仰輝七曜榮衛出於絳宮  
司維龍虎枝葉驚於華蓋庇以勾陳方見紫泥之封紛飛木鳳  
玉檢之秘比峻雞豈有負阻之頑獨棄重闈之澤外天子而  
不臣法宜無赦信逋逃之是長罰乃行恭今維伎慝之鞠人敢  
陰謀而在下叛稀稱突旣營窟之無三鬼蜮同形又連株而有  
五容以食而弗告遂使滋蔓助無漁而不路維見偷身幾蒙瘴  
嶺之雲以暗疇華之野臣以豚魚之孚面猶可革而獬豸之伐  
窮且無追雖東徙而惡聲冀泮林之有變豈石梁之畏影必向  
晦而後除取名匱貌知畢程之必虧滅簡損卑識鄒君之可伐  
但謂取果於自落不過經旬而發蒙於秋風未須大力乃更肆

志遂捍拒師屢生間謀數撓大謀呼釐澤之飢魂時驚舟於江  
上虜鳧須而襲盜俾餒食於曹原猶且假謀畏壘兼蒙濮而營  
窠聲援於陵僞齊邱而著令險託方城據陸通之故地竄餘委  
屋煩楚使之威靈蓋無常之沒出必遁之而知窮而罔極之眎  
人亦舉焉而無刺嘗以某月抵巇新集潛絕輜重之從繼以某  
庚貪餌夜馳少挫前羸之氣譽從射雉不惜一矢之亡情似捕  
蟬豈顧濡裳之後帶以上帶以下近有莫通之符嗥而北嗥而  
南且見不蒸之鏹於是臣徼社稷之靈眾識股肱之勢剖七畧  
於內韜匪彪匪虎鼓兩和而俱上如漢如川積雪神踪誨帝臨  
於無貳驅山雪鐸協眾助而有消滅而不逮視其姓名同  
爲鬼錄殲其族類等於虛無瘞之以戟非復長狄之喉戮而專  
車不似防風之骨豈有旣委之綿臣還假靈於河伯已糜之孽

妾渺託化於奔星棄如焚如投於泱泱之鄉作之屏之摑於荆  
榛之域遺種俱夷恐苗民之未遠縫裳偕戮雖女艾而能謀威  
不逃於魍魎世復反於霽清使途無慟哭之悲見履道之如砥  
門絕譌言之異免戴首而爲魚弟得昆而子得父類叔帶之持  
要居爲守而行爲牧陋衛師之反國文當地水之觀血洗元黃  
之象於是驪天振旅聞伐鼓之闐闐擊壤迎祥歌拔之許許  
舞名九伐合乘龍以飛天樂繼六英亦操舷而過日披積霧以  
覩有作之暉出赤穴而歷重階之上審元錄之主生禪當從於  
亢父信王師而無戰封不勒於居胥君波餘及待舉火者萬家  
嶽瀆奠靈演潤河之千里雖兔罝而可相壯哉干城豈盛世之  
無窮征維連茹力再鼓而方勵臣非藿食之謀衣一著而遂清  
自是嘉  
豈無元宮之鳥麾司祿與司金卽見張軫之鶉

屬拘魂而執魄爰登四望之岡下厄三門之道七十二后分符  
之區四十餘邦交戟之域洞在棄其不爭恍自天而於下用有  
折木飛書之倫滅獸鳴於指顧繳風射日之技膏窳竄於矛弧  
數罪狀則孽膽先寒據窟穴而往還無據灼以流火計木石而  
難馮漂於秋霖同土梗之相語維某月日建注隼而先登具破  
浪乘颶之勢又某甲子總畫龍而舉旆成摧枯拾芥之功雖影  
響而不應已杜投隙之門望旗幟之已更且絕依城之路牛鬼  
輸誠亦驚魂於虿尾蝸蠻爭觸詎角勢於螭頭化羣蟲而向晦  
射不爲寃輸黃龍之一雙犯宣在我至圯而圯知有濟之在茲  
呼升則升信無前之不利時維智窮之醜已驚廟算之工刑餘  
繆巧狐篝火而成灰燕胄包藏龍捧機而立發與夫才窮之氏  
力窮之顧青火於夜燐盡無何之伎倆縱金鉦而覆被豈可

學於登陴窮於辨者喙息之無遑窮於計者皇家之有慶提攝  
揚斜上比三能之色亢星進食下傳十日之醮維知帝力敢曰  
神功不勝欣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